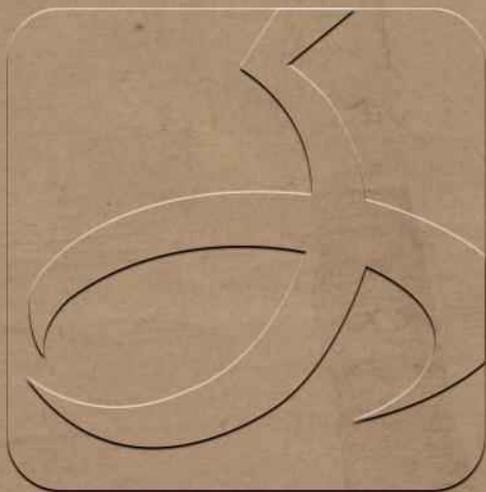


22.25  
7537  
5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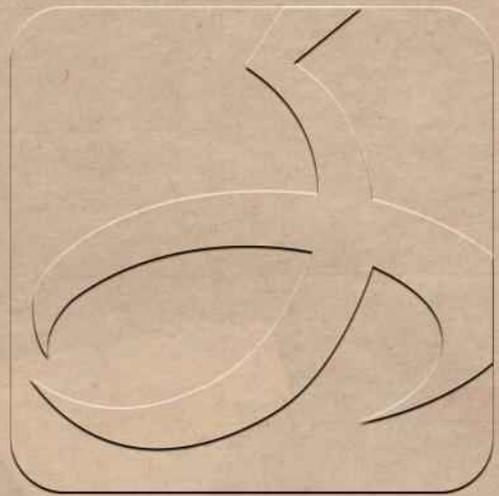
明紀卷第四十九

賜進出身工部候補書虞衡行走陳鶴巖 贈知府銜雲騎尉職內閣候補書孫家珍訂

光宗紀

起泰昌元年庚申八月訖十二月凡五月

光宗崇天契道英睿恭純憲文景武淵仁懿孝貞皇帝泰昌元年八月丙午朔即皇帝位大赦天下蠲直省被災租賦 戊申孫如游請建東宮報可 己酉吏部侍郎史繼偕南京禮部侍郎沈淮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遼東大旱 丁巳諭閣臣封鄭貴妃為皇太后孫如游言累朝典禮以配而后者乃敵體之經以妃而后者則從子之義祖宗以來豈無抱衾之愛終引去席之嫌此禮所不載也先帝念貴妃勞不在無名之位號陛下體先帝志亦不在非分之尊崇若義所不可則遵



命非孝遵禮爲孝臣不敢曲徇蹈不忠之罪時貴妃猶居乾清宮都人喧言妃進美姬八人又使中官崔文昇投利劑帝一晝夜三四十起外戚王天瑞郭維城遍謁朝士泣愬宮禁危狀楊漣左光斗倡言於朝周嘉謨以大義責都督鄭養性示以利害貴妃卽移居慈寧宮封后事亦寢養性國泰子也 庚申蘭州黃河清凡三日 辛酉帝不視朝方從哲偕廷臣詣宮門問安帝傳諭有頭目眩暈身體軟弱語羣情益疑駭刑部主事孫朝肅徐儀世御史鄭宗周上書從哲請保護聖體從哲候安因言進藥宜慎帝褒答之楊漣劾崔文昇用藥無狀請推問之且曰外廷流言謂陛下興居無節侍御蠱惑必文昇藉口以掩其用藥之奸文昇之黨煽布以預杜外廷之口旣損聖躬又虧聖德

罪不容死 甲子禮部侍郎何宗彥劉一燝韓爌爲本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乙丑南京禮部尙書朱國祚如之召葉向高時史繼偕沈淮宗彥國祚皆在籍 遣使卹刑

大清兵略蒲河 丙寅帝不豫戊辰召對張惟賢方從哲等十有三人於乾清宮楊漣亦與召且宣錦衣官校眾謂漣疏忤旨屬從哲爲解從哲勸漣引罪漣抗聲曰死卽死耳漣何罪及入帝溫言久之數日漣語外廷毋信流言命皇長子出見劉一燝韓爌面恩入直辛未再召惟賢從哲等帝御東煖閣憑几皇長子皇五子等皆侍帝命諸臣前從哲等請慎醫藥帝曰十餘日不進矣周嘉謨因以寡欲進規帝注視久之令皇長子諭外廷傳聞不可信是日命封選侍李氏爲皇貴妃甲戌帝大漸復召

諸臣趣封選侍孫如游曰先奉諭上孝端皇后孝靖皇太后尊諡及封郭元妃王才人爲皇后禮皆未竣貴妃之封宜在後旣聖諭諄切且有保護聖儲功卽如先所定期亦無不可從哲等因請速建儲貳帝顧皇長子曰卿等其輔爲堯舜之君又語及壽宮從哲等以先帝山陵對帝自指曰朕壽宮也諸臣皆泣選侍要皇長子入復趣之出白帝欲封后如游曰陛下欲封選侍爲皇貴妃當卽具儀進帝謾應曰卽具儀進因問有鴻臚官進藥者安在從哲曰鴻臚寺丞李可灼自云仙方臣等未敢信帝命宣可灼至趣和藥進所謂紅丸者也帝服訖稱忠臣者再諸臣出竢宮門外頃之中使傳帝體平善日晡可灼出言復進一丸從哲等問狀曰平善如前九月乙亥朔昧爽帝崩年三十有

九廷臣趨入共以選侍爲慮漣曰天子豈可託婦人請亟見皇長子卽呼萬歲擁出乾清暫居慈慶乃共趨乾清宮闈人持挺不容入漣大罵曰帝崩若曹不聽廷臣入欲何爲闈人卻乃入哭臨如禮一燦詰羣奄皇長子當柩前卽位今不見何也羣奄東西走不應王安前曰爲選侍所匿耳一燦大言誰敢匿新天子者安趨入白選侍擁皇長子出一燦趨前呼萬歲捧左手惟賢捧右手掖升輦及門宮中厲聲呼哥兒中使追躡者三輩漣格而呵之曰殿下四海九州之主莫非臣子何畏一燦傍輦疾行翼升文華殿卽東宮位羣臣叩頭呼萬歲選侍復遣中官趣還一燦曰乾清不可居殿下宜暫居慈慶皇太子然之比至嘉謨曰殿下之身社稷是託出入不宜輕脫大小殮朝暮臨須臣

日系卷四十九  
三  
等至乃發皇長子領之一爆語安曰主上冲年無母后外廷有事吾受過宮中起居公等不得辭責羣臣遂議登極期詔紛紛未定或欲以三日或又欲於卽日午時漣曰今海宇清晏內無嫡庶之嫌父死之謂何含殮未畢袞冕臨朝非禮也或言登極則人心安漣曰安與不安不在登極早暮處之得宜卽朝委裘何害議乃定出過文華殿光斗及太僕寺少卿徐養量至責漣誤大事唾其面曰事脫不濟汝死肉足食乎漣聳然乃與光斗從嘉謨於朝房言選侍無恩德必不可同居丙子嘉謨光斗各上疏請選侍移宮御史王安舜疏論李可灼進藥之誤紅丸移宮二議自是起中官李進忠爲選侍畫策必欲皇長子同居令牋奏先進乾清然後進慈慶光斗牋有武氏語選侍得之大怒

遣使召光斗光斗曰我天子法官非天子召不往若輩何爲者選侍益怒要皇長子議重譴光斗皇長子不肯往使使取光斗牋戊寅漣遇內豎麟趾門內豎備言狀漣叱之曰殿下在東宮爲太子今則爲皇帝選侍安得召且殿下已十六歲他日卽不奈選侍何若曹置身何地怒目視之其人退給事中惠世揚御史張潑入東宮駭相告曰選侍欲垂簾處光斗汝等何得晏然漣曰無之出皇極門九卿科道議上公疏未決己卯諸臣畢集慈慶宮外傳聞欲緩移宮期漣語從哲趣之從哲曰選亦無害漣曰昨以皇長子就太子宫猶可明日爲天子乃反居太子宫以避宮人乎卽兩宮聖母在夫死亦當從子選侍何人敢欺藐如此時中官往來如織或言選侍亦願命中人漣斥之曰諸臣

日統卷四十九  
受顧命於先帝先帝自欲先顧其子何嘗先顧其嬖賂請選侍九廟前質之若曹豈食李家祿者能殺我則已否則今日不移宮我雖死不去一燦曰本朝故事仁聖嫡母也移慈慶慈聖生母也移慈寧今何日可姑緩耶嘉謨亦正色力持漣聲徹御座前皇長子使使宣諭乃退漣復抗疏言選侍陽託保護之名陰圖專擅之實宮必不可不移臣言之在今日殿下行之在今日諸大臣贊決之亦惟今日一燦曠要從哲立宮門俟命選侍不得已移熾鸞宮漣乃謂諸大臣曰選侍不移宮非所以尊天子既移宮又當有以安選侍是在諸公調護無使中官取快私讎庚辰皇長子由校卽位詔赦天下自大行崩至是凡六日漣與一燦嘉謨定宮府危疑言官惟光斗助之朝野並稱楊左而漣

鬚髮盡白帝數稱其忠 丙戌禮部尙書孫如游請開講筵報可 廷臣復力攻李如楨辛卯逮下獄論死 甲午封乳保客氏爲奉聖夫人蔭其子侯國興弟客光先及太監魏進忠兄釗俱錦衣千戶進忠初冒姓李及是復故姓與客氏深相結並有寵於帝自惜薪司遷司禮秉筆太監兼提督寶和三店 李選侍之移宮也其內侍李進忠劉遜等盜乾清宮珠寶事旋覺獨進忠以詭計脫餘俱下刑部黃克纘擬誅王永福姚進忠二人以下未減帝不從命并劉朝田詔等皆論死以下遣戍羣奄急乃構蜚語言帝薄待先朝妃嬪致選侍移宮日跣足投井或又言選侍投繯皇八妹入井以熒惑朝士克纘首入其說上言姜昇鄭隱山劉尙禮不持一物劉遜拾地上珠還之選侍而與永

明紀卷四十九  
五  
福進忠同戮輕重失倫況選侍篋中物安知非先朝所賜帝不  
悅責克纘偏聽命如前旨御史賈繼春上書內閣謂不當於新  
君御極首導以違忤先皇逼逐庶母昔孝宗不問昭德先皇優  
遇鄭妃何不輔上取法左光斗言先帝晏駕陛下從乾清宮出  
居慈慶則選侍之當移其理明白易曉惟是移宮以後自宜存  
大體捐小過若復株連蔓引使宮闈不安卽於國體有損乞立  
誅盜寶宮奴劉遜等而盡寬其餘帝乃降諭言選侍氣毆聖母  
及要挾封后卽日欲垂簾聽政諸罪狀又言今奉養選侍於熾  
鸞宮尊敬不敢怠方從哲封還之帝復降諭數百言略如前旨  
未言大小臣工惟私李黨責備朕躬妄生謗議輕重失倫理法  
焉在朕今停選侍封號以慰聖母在天之靈厚養選侍及皇八

妹以敬遵皇考之志爾諸臣可以仰體朕心矣克纘皇恐言禮  
父母並尊事有出於念母之誠跡或出於彰父之過必委曲周  
全渾然無迹斯爲大孝御史焦源溥力駁其謬且云羣豎持貲  
百萬借安選侍爲名妄希脫罪克纘復疏辨乞罷略言源溥謂  
在神宗時爲元子者爲忠爲福藩者非忠臣敢廣之曰神宗旣  
保護先帝授以大位則爲神考而全其貴妃富貴其愛子尤忠  
之大也源溥謂在先帝時爲二后者爲忠爲選侍者非忠臣亦  
廣之曰聖母旣正名定位則光昭刑于之令德勿傳宮幃之忿  
爭尤忠之大也又有先帝不得正其始聖母不得正其終方可  
斷斯獄語疏入帝怒甚責以輕肆無忌不諳忠孝克纘皇恐引  
罪劉一燝等亦代爲言乃已 冬十月丙午葬顯皇帝於定陵

廟曰神宗葬孝端皇后追謚王貴妃爲孝靖皇太后遷祔定陵  
別祀奉慈殿 熊廷弼身長七尺有膽知兵善左右射自按遼  
卽持守議爲經略主守禦益堅然性剛負氣好謾罵不爲人下  
物情不甚附諸將李懷信等多自引去姚宗文歸疏陳遼土日  
蹙廷弼廢羣策而雄獨智軍馬不訓練將領不部署人心不親  
附刑威有時窮工作無時止御史顧慥劾廷弼出關踰年漫無  
定畫蒲河失守匿不上聞荷戈之士徒供挑澹尙方之劍遲志  
作威會帝初立朝端方多事未及封疆議宗文乃鼓其同類力  
攻御史馮三元劾廷弼無謀者八欺君者三御史張修德劾廷  
弼破壞遼陽廷弼大憤連疏極辨云遼已轉危爲安臣且之生  
致死遂繳還尙方劍力求罷斥而給事中魏應嘉復劾之戊申

罷廷弼遼東巡撫都御史袁應泰以兵部侍郎代爲經略而以  
薛國用爲巡撫廷弼乃上疏求勘言遼師覆沒臣始驅羸卒數  
千踉蹌出關至杏山而鐵嶺又失廷臣咸謂遼必亡而今日地  
方安堵舉朝帖席此非不操練不部署所能致也若謂擁兵十  
萬不能斬將禽王誠臣之罪然求此於今日亦豈易言合箭催  
而張帥殞命馬上權而三路喪師臣何敢復蹈前軌三元應嘉  
修德等復連章極論廷弼卽請三人往勘帝從之楊漣及御史  
吳應奇等力言不可乃改命給事中朱童蒙往廷弼復上疏曰  
臣蒙恩回籍聽勘行矣但臺省責臣以破壞之遼遺他人臣不  
得不一一陳之於上今朝堂議論全不知兵冬春之際敵以冰  
雪稍緩闐然言師老財匱馬上促戰及軍敗始愀然不敢復言

比臣收拾甫定而愀然者又復闐然責戰矣自有遼難以來用武將用文吏何非臺省所建白何嘗有一效疆場事當聽疆場吏自爲之何用拾帖括語徒亂人意一不從輒怫然怒哉廷弼遂歸應泰既受事卽刑白馬祀神誓以身委遼疏言臣願與遼相終始更願文武諸臣無懷二心與臣相終始有託故謝事者罪無赦帝優詔褒答應泰歷官精明強毅用兵非所長規畫頗疎廷弼用法嚴部伍整肅應泰以寬矯之多所更易會蒙古諸部大饑入塞乞食應泰言我不急救則彼必歸敵是益之兵也乃下令招降處之遼瀋二城優其月廩巡按御史張銓副使何廷魁總兵官童仲揆等力爭不聽銓歎曰禍始此矣 辛酉御經筵 壬戌孫如游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丁卯噦

鸞宮火帝諭內閣言李選侍暨皇八妹無恙 十一月丙子追謚皇妣孝元貞皇后生母孝和皇太后 賈繼春之請安李選侍也給事中周朝瑞力駁之繼春復上書有伶仃之皇八妹入井誰憐孀寡之未亡人雉經莫訴朝瑞再與辨楊漣恐繼春說遂滋乃上疏述移宮始末且言選侍自裁皇八妹入井蜚語何自起臣安敢無言帝優詔褒漣志安社稷繼春等益忌詆漣結王安圖封拜漣不勝憤冬十二月抗章乞去出城候命帝乃褒其忠直而許之歸 初方從哲擬賚李可灼銀幣及王安舜疏上改擬罰俸一年鄭宗周劾崔文昇罪請下法司從哲擬司禮議處於是御史郭如楚等太常寺卿曹洸光祿寺少卿高攀龍主事呂維祺先後上疏言可灼罪不容誅從哲庇之國法安在

惠世揚言從哲獨相七年妨賢病國罪一驕蹇無禮失誤哭臨  
罪二挺擊青宮庇護奸黨罪三恣行胸臆破壞絲綸罪四縱子  
殺人蔑視憲典罪五阻抑言官蔽壅耳目罪六陷城失律寬議  
撫臣罪七馬上催戰覆沒全師罪八徇私罔上鼎鉉貽羞罪九  
代營權稅蠹國殃民罪十鄭貴妃求封后舉朝力爭從哲依違  
兩可當誅者一受劉遜李進忠美珠欲封李選侍爲貴妃又聽  
其久據乾清當誅者二崔文昇李可灼用洩藥劫藥傷損先帝  
而擬寬其罪當誅者三疏入責世揚輕詆從哲累求去皆慰留  
已而張潑及御史袁化中南京御史王允成給事中程註復劾  
之從哲六疏求去辛酉聽致仕 詹事公鼎言近聞南北臣僚  
論先帝升心一事跡涉怪異語多隱藏恐因委巷之訛傳流爲

湘山之稗說臣竊痛焉皇祖在昔原無立愛之心祇因大典遲  
回於是繳還冊立之後有三王並封之事憂危竝議之後有國  
本攸關之事迨龐劉之邪謀張差之挺擊而逆亂極矣臣嘗備  
員宮僚目睹狂謀孔熾以歸向東宮者爲小人不向東宮者爲  
君子盡除朝士之清流陰翦元良之羽翼至今追想猶爲寒心  
夫臣子愛君存其真不存其僞今實錄纂修在卽請將先帝事  
蹟別爲一錄凡一月間明綸善政固大書特書其有見聞異詞  
及宮闈委曲之妙用亦皆直筆指陳勒成信史臣雖不肖竊敢  
任之疏入不許 朱童蒙勘遼事還備言遼士民垂泣而道謂  
數十萬生靈皆熊廷弼一人所畱而論廷弼受知最深不當遽  
爾乞歸存遼雖有微勞負君無逃大義帝以廷弼力保危城仍

明紀卷四十九  
令起用

明紀卷第四十九終

明紀卷第五十

賜進士出身詔候補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簪 卹贈府衙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亮家參訂

熹宗紀一

起天啟元年辛酉訖天啟三年癸亥凡三年

熹宗達天闡道敦孝篤友章文襄武靖穆莊勤哲皇帝天啟元年春正月庚辰享太廟 禮部奏凡點水加各字者皆改爲雒木旁加交者俱改爲較各王府及文武職官有犯廟諱御名者悉改從之 壬辰追諡伍文定忠襄李中莊介郭正域文毅周天佐沈鍊忠愍周怡恭節楊允繩忠恪楊繼宗貞肅楊源忠懷莊景文節鄒智忠介姜洪王之誥劉一儒莊介張元禎文裕雍泰端惠黃鞏忠裕楊慎文憲毛伯溫襄毅汪宗伊恭惠張文錦忠愍魏良弼張紳忠簡黃鳳翔文簡馮琦文敏沈節甫端清王

遊恭肅溫純恭毅魏時亮劉東星莊靖李棠恭懿王宗沐襄裕  
孫不揚恭介龐尙鵬惠敏郭惟賢恭定劉臺毅思趙用賢文毅  
魏允貞介肅余懋學恭穆張養蒙毅敏馮應京恭節盛訥文定  
馬理忠憲張元汴文恭孟秋清憲陶望齡文簡凡八十四人  
魏進忠客氏寵日隆帝命給客氏土田二十頃為護墳香火貲  
進忠待陵工告竣並行敘錄御史王心一言陛下眷念二人加  
給土田明示優錄恐東征將士聞而解體況梓宮未殯先念保  
姆之香火陵工未成強入奄寺之勳勞於理為不順於情為失  
宜不報 二月甲辰言官請復當朝口奏及召對之典從之  
己未御經筵自後日講不輟從劉一燦韓爌請也左庶子孫承  
宗充日講官帝聽其講輒曰心開承宗由是受眷 袁化中疏

陳時事可憂者八曰宮禁漸弛言路漸輕法紀漸替賄賂漸章  
邊疆漸壞職掌漸失宦官漸盛人心漸離 閏月乙酉以風霾  
諭羣臣修省 言官詆孫如游不由廷推交章論列如游言祖  
宗任用閣臣多由特簡即皇考之用朱國祚亦然特陛下冲齡  
臣才品又非諸臣比有累至尊知人之明因十四疏乞去丁亥  
許致仕 丙申除齊泰黃子澄戚屬戌籍 戊戌昭和殿災  
袁應泰之納降也歸者日眾與民雜居潛行淫掠藩陽總兵官  
賀世賢所納尤多議者皆言降人陰為敵用或敵雜間諜其中  
禍且叵測廣寧總兵官李光榮以狀聞薛國用亦奏三可慮兵  
部尙書崔景榮請拒勿納而置己納者於他所然世賢所納卒  
不可散時四方宿將鱗集率縮朒不敢戰世賢數角鬪有功同

列忌之謗其納降多有異志應泰方自謂得計會三岔兒之戰  
降人爲前鋒死者二十餘人應泰因以釋羣議帝賜應泰尙方  
劍應泰戮貪將何光先汰光榮等十餘人遂謀城清河撫順奏  
陳方略用兵十八萬總兵官尤世功陳策童仲揆等十人將之  
分爲三路未發三月甲寅我

大清以重兵薄瀋陽世賢世功環城樹柵設守備甚具

大清先以數十騎來偵世功兵躡之殺四人世賢勇而輕嗜酒  
乙卯飲盡醉帥親丁千出城逆擊期盡敵而返

大清兵陽敗世賢乘銳進倏精騎四合世賢戰且卻抵西門身  
被十四矢降人遂斷城外弔橋城中大亂或勸世賢走遼陽世  
賢曰吾爲大將城破不能保何面目見袁公揮鐵鞭馳突圍中

擊殺數人中矢墮馬死世功引兵援救世賢亦戰死自在知州段  
展自殺仲揆策自遼陽馳救次渾河游擊周敦吉日事急矣速  
驅之尙可及也已聞瀋陽陷眾皆憤曰我輩不能救瀋陽在此  
三年何爲敦吉固請與石砬都司秦邦屏先渡營橋北仲揆策  
及副將戚金參將張名世統浙兵三千營橋南邦屏結陳未就  
大清兵來攻卻復前者二諸軍遂敗敦吉邦屏參將吳文傑守  
備雷安民等皆死他將走入浙兵營被圍數重副將朱萬良姜  
弼不救及圍急始前一戰即敗走  
大清兵盡銳攻浙營營中用火器多殺傷火藥盡短兵接遂大  
潰策先戰死仲揆將奔金止之乃還兵鬪力盡矢竭揮刀殺十  
七人

大清兵萬矢齊發仲揆金名世及總兵官楊宗業都司袁見龍  
鄧起龍宗業之子某西陽土司冉見龍等並死自遼左用兵未  
有如此之少敵眾力盡乃覆者萬良奔遼陽應泰將斬之乞  
勸罪自効應泰乃撤奉集威寧諸軍并力守遼陽引水注濠列  
火器環四面張銓馳疏請令國用帥河西兵駐海州薊遼總督  
文球帥山海兵駐廣寧以杜聲援庚申

大清兵臨城應泰督弼萬良及總兵官侯世祿李秉誠梁仲善  
出城五里迎戰軍敗多死是夕應泰宿營中不入城辛酉

大清兵掘城西開以洩濠水分兵塞城東水口擊敗諸將兵遂  
渡何廷魁請乘半濟急擊應泰不從

大清兵大呼而進鏖戰良久騎來者益眾諸將俱敗望城奔殺

溺死者無算應泰乃入城與銓等分陴固守諸監司高出牛維  
曜胡嘉棟邢慎言及督饗郎中傅國並踰城遁人心離沮壬戌  
攻城急應泰督諸軍列楯大戰又敗薄暮譙樓火

大清兵從小西門入城中大亂民家多啟扉張炬以待婦女亦  
盛飾迎門或言降人導之也應泰居城樓知事不濟太息謂銓  
曰公無守城責宜急去保河西以圖再舉銓不從應泰佩劍印  
自縊死婦弟姚居秀僕唐世明從死銓被執不屈引領以待刃  
乃送歸署銓衣冠向闕拜又遙拜父母乃自縊廷魁懷印帥其  
妾高氏金氏投井死婢僕從死者六人都司徐國全僉事崔儒  
秀自經死永平同知陳輔堯以督饗至或勸之去曰孰非封疆  
臣望闕拜拔刀自剄仲善萬良俱戰死立功都司張神武帥親

丁二百四十餘將赴遼至廣寧國用固留之不可曰奉命守遼陽非守廣寧也日遼陽沒矣若何之曰將以殲敵日二百人能殲敵乎日不能則死之至遼河遇逃卒十餘萬神武以忠義激其帥欲與還戰帥不從乃獨帥所部渡河抵首山去遼陽十七里而軍將士不食已一日遇大清兵疾呼奮擊孤軍無援盡沒於陳邦屏石砭宣撫司秦良玉之兄也 丙寅諭兵部國家文武並用頃承平日久視武弁不啻奴隸致令豪傑解體今邊疆多故大風猛士深軫朕懷其令有司於山林草澤慎選將材 丁卯京師戒嚴 夏四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甲戌禁抄發軍機 初瀋陽破廷臣多請復用熊廷弼劉一燝言廷弼守遼一載殘疆晏然不知何故翦

除及下廷議又皆不敢異同嗣後雷國大事陛下當毅然主持敕諸臣洗心滌慮悉破雷同附和甚憂國奉公帝優旨褒答給事中郭鞏力詆廷弼喪師誤國請并罪一燝御史江秉謙爭之且言廷弼勘覈已明議者獨以一人私情沒天下公論寧壞朝廷封疆不忘胸中畛域章下廷議會遼陽復失河南軍民盡奔自塔山至閭陽二百餘里煙火斷絕一燝曰使廷弼在遼當不至此御史方震孺一日十三疏請增巡撫通海運調邊兵易司馬日五鼓過公卿門籌畫痛哭請加廣寧參議王化貞秩便宜從事令與薛國用同守河西御史屢可壯連疏請用李三才有詔廷臣集議通政司參議吳殿邦力言不可御史劉廷宣言國家既惜其才則用之耳然廣寧已有化貞不若用之山海帝是

之令再議公鼐及刑部侍郎鄒元標僉都御史王德完並言宜  
用已德完迫眾議變其說及署議元標亦不敢主事遂寢丙子  
進國用兵部侍郎經略遼東化貞右僉都御史巡撫廣寧尋又  
設天津巡撫專飭海防以畢自嚴爲之而起廷弼於家貶革及  
馮三元張修德魏應嘉三秩除姚宗文名廷宣救之亦被斥左  
光斗言廷弼才優而量不宏昔以守遼則有餘今以復遼則不  
足不聽時遠近震驚謂河西必不能保廣寧止虜卒千化貞招  
集散亡復得萬餘人激厲士民聯絡西部人心稍定中朝謂其  
才足倚悉以河西事付之會國用病不任事化貞乃部署諸將  
議沿三岔河設六營營置參將一人守備二人畫地分守西平  
鎮武柳河盤山諸要害各置戍設防國用尋卒 戊寅募兵於

通州天津宣府大同甲午募兵於陝西河南山西浙江 戊戌  
冊皇后張氏 御史劉蘭畢佐周請遣客氏出外劉一燝亦言  
之帝命俟皇考大葬後 鄒元標言今日國事皆二十年諸臣  
醞釀所成往者不以進賢讓能爲事日錮賢逐能而言事者又  
不降心平氣專務分門立戶臣謂今日急務惟朝廷和衷而已  
朝臣和天地之和自應向之論人論事者各懷偏見偏生迷迷  
生執執而爲我不復知有人禍且移於國今與諸臣約論一人  
當惟公惟平毋輕搖筆端論一事當懲前慮後毋輕試耳食以  
天下萬世之心衡天下萬世之人與事則議論公而國家自饗  
安靜和平之福因薦涂宗濬李邦華等十八人居二日復陳拔  
茅闡幽理財振武數事及保泰四規且請召用葉茂才趙南星

高攀龍劉宗周丁元薦而卹錄羅大紘雒子仁等十五人帝皆優詔褒納初元標立朝以方嚴見憚晚節務爲和易或議其遜初仕時元標笑曰大臣與言官異風裁踔絕言官事也大臣非大利害卽當護持國體可如少年悻動耶先是賈繼春出按江西抵家見帝諸諭馳疏自明上書之故中有威福大權莫聽中涓旁落語嚴旨責令陳狀御史高宏圖張慎言連章爲求寬帝益怒下廷臣雜議周嘉謨等言繼春誤聽風聞慎言等又連疏竇奏然意本無他乞宥其罪未報御史王大年張捷周宗建劉廷宣給事中王志道倪思輝等交章論救給事御史復合詞爲請劉一燝韓爌又於講筵救之帝疑諸臣爲黨一燝以天子新卽位輒疑臣下朋黨異時奸人乘間士大夫必受其禍復具

疏開帝意爲繼春解而反覆言朋黨無實帝仍停慎言宏圖大年俸宥志道等旣而繼春回奏詞甚哀且隱雉經入井二語帝復降旨詰令再陳嘉謨等復力救不許繼春益窘惶恐引罪言得之風聞乃除名永錮萬曆之末以兵事亟兵部增設二侍郎以祁伯裕王在晉任之而召張鶴鳴爲左侍郎鶴鳴等並卧家園不赴及遼陽破兵事益亟右侍郎張經世督援師出關部中遂無侍郎言官請趣鶴鳴等章數十上帝乃剋期令兵部馬上督催鶴鳴等始履任廢湖廣施秉縣兵部尙書王象乾請鑄當十當百當千三等大錢從之尋有言其弊者乃收大錢分局改鑄五月丁未貴州紅苗平甲寅禁訛言辛酉陝西都指揮陳愚直以固原兵入援潰於臨洺未幾寧夏援遼兵

日錄卷五十一  
潰於三河 王化貞言登萊天津兵可不設諸鎮入衛兵可止  
已又言金復諸衛軍民及山東礦徒多結砦自固以待官軍其  
逃入朝鮮者亦不下二萬請鼓舞諸人優以爵祿俾自奮於功  
名詔諭朝鮮褒以忠義勉之同仇從之 遼瀋既沒劉國縉入  
南四衛以招撫軍民爲名投牒督饒侍郎令發舟南濟議者欲  
推爲東路巡撫光祿寺少卿劉元珍言國縉乃李成梁義兒成  
梁棄封疆國縉爲營免遂基禍本楊鎬李如柏喪師國縉甫爲  
贊畫卽奏保二人欲坐杜松以違制創議用遼人旨官帑二十  
萬金募土兵三萬曾不得一卒之用被劾解官乃忽擁數萬眾  
欲問道登萊竄處內地萬一敵中間牒闖入其間何以備之疏  
下兵部巡撫議始寢 時三岔河以西四百里人煙絕文武將

吏無一騎東者方震孺乃自請犒師帝壯之發帑金二十萬六  
月震孺出關延見將士弔死扶傷軍民大悅 熊廷弼入朝建  
三方布置策廣寧用馬步列壘河上以形勢格之綴敵全力天  
津登萊各置舟師乘虛入南衛動搖其人心敵必內顧而遼陽  
可復乃設登萊巡撫以陶朗先爲之進廷弼兵部尙書兼右副  
都御史駐山海關經略遼東軍務節制三方一事權廷弼因請  
尙方劍請調兵二十餘萬以兵馬芻糧器械之屬責成戶兵工  
三部白高出胡嘉棟傅國無罪請復官任事議用遼人劉國縉  
爲登萊招練副使夔州同知佟卜年爲登萊監軍僉事故臨洮  
推官洪敷教爲職方主事軍前贊畫用收拾遼人心並報允廷  
弼又以王化貞防河之議爲非疏言河窄難恃堡小難容今日

但宜固守廣寧若駐兵河上兵分則力弱敵輕騎潛渡直攻一營力必不支一營潰則諸營俱潰西平諸戍亦不能守河上止宜置游徼兵更番出入示敵不測不宜屯聚一處爲敵所乘自河抵廣寧止宜多置烽墩西平諸處止宜稍置戍兵爲傳鋒哨探之用而大兵悉聚廣寧相度城外形勢犄角立營深壘高柵以俟蓋遼陽去廣寧三百六十里非敵騎一日能到有聲息我必預知斷不宜分兵防河先爲自弱之計也方震孺亦言河廣不七十步一葦可航不足恃一斬木爲排如履平地不足恃二從代子河渡守卒不滿二萬不能半渡而遏之不足恃三沿河百六十里築城不能列柵無用不足恃四黃泥窪張又站沖淺之處可修守今地非我有不足恃五轉眼冰合遂成平地閒矣

置防猶須五十萬人不足恃六又言以退爲守則守不足以進爲守則守有餘專倚三岔作家萬一時事偶非榆關一綫遂足鎖薊門哉疏入帝命震孺巡按遼東監紀軍事而寢化貞議不用 辛巳王象乾總督勸遼軍務 公鼐以紀元甫及半載言官獲譴者至十餘人上疏切諫并規諷輔臣忤旨譙責 先是帝命王安掌司禮監安以故事辭客氏等忌安持正急請帝許之而用王體乾客氏淫而狠魏進忠猜忍陰毒帝深信任此兩人體乾及李永貞石元雅等爲之羽翼劉朝田詔等遂進重賂於進忠而令其下李文盛等上疏鳴冤進忠卽傳旨貸死劉一燦言詔等議誅久無可雪疏直下部前無此制帝不得已下其疏於閣一燦復言此疏外不由通政司內不由會極門例不當

擬旨謹封還原疏刑科給事中毛士龍亦抄參者三旨幾中寢黃克贊乃陳詔等冤狀請付之熱審進忠不從傳旨立釋士龍憤劾克贊阿旨猷法不可爲大臣且數朝詔等罪甚悉由是進忠及諸奄銜士龍及一燥刺骨客氏勸進忠殺安進忠猶豫未忍客氏曰爾我孰若西李而欲遺患耶進忠遂決喉給事中霍維華論安降充南海子淨軍而以朝提督南海子使撲殺安秋七月熊廷弼赴山海關帝特賜麒麟服一彩幣四宴之郊外命文武大臣陪餞異數也又以京營選鋒五千護其行王化貞以防河議不用愠甚盡委軍事於廷弼廷弼乃請申諭化貞不得藉口節制坐失事機時四方援遼之師化貞悉改爲平遼遼人多不悅廷弼言遼人未叛乞改爲平東或征東以慰其心由

是化貞與廷弼有隙 廢雲南石舊縣人祿勸州蕩蕩州人北勝府 八月熊廷弼言三方建置須聯絡朝鮮請亟發敕使往勞彼國君臣俾盡發八道之師連營江上助我聲勢又發詔書憫卹遼人之避難彼國者招集團練別爲一軍與朝鮮軍合勢而我使臣卽權駐義州控制聯絡俾與登萊聲息相通於事有濟更宜發銀六萬兩分犒朝鮮及遼人而臣給與空名劄付百道俾承制拜除其東山曠徒能結聚千人者卽署都司五百人者署守備一二萬勁兵可立致也因薦監軍副使梁之垣生長海濱習朝鮮事可充使帝立從之賜之垣一品服以寵其行之垣乃列上重事權定職掌八事報可 都司毛文龍襲取大清鎮江城殺守將王化貞奏捷舉朝大喜丙子擢文龍副總

兵命登萊天津發水師二萬應之化貞督廣寧兵四萬進據河  
上合蒙古軍乘機進取熊廷弼居中節制廷弼言三方兵力未  
集文龍發之太早致敵恨遼人屠戮四衛軍民殆盡灰東山之  
心寒朝鮮之膽奪河西之氣亂三方並進之謀誤屬國聯絡之  
算目爲奇功乃奇禍耳貽書中朝力詆化貞登萊總兵官沈有  
容亦歎曰帥一旅之師當方張之敵吾知其不克濟也無何鎮  
江果失各鎮兵竟不果進 戊子杭州大火詔停織造 癸巳  
停刑 九月壬寅葬貞皇帝於慶陵廟曰光宗 奢崇明外恭  
內陰鷲久蓄異志子寅尤驍桀好亂會給事中明時舉御史李  
達奉詔徵川兵援遼崇明請以馬步兵二萬往遂遣其壻樊龍  
部黨張彤等領兵至重慶入駐不發四川巡撫徐可求方駐重

慶趣之行又汰其老弱龍等遂以增行糧爲名乙卯反殺可求  
及參政孫好古副使路日升李繼周總兵官黃守魁等知府章  
文炳巴縣知縣段高選抗節死高選父汝元母劉氏妾徐氏及  
一子一女皆自殺僕冒死求主屍亦被害時舉達負傷遁賊遂  
據重慶播州遺孽及諸亡命奸人蠱起應之賊黨符國禎龔陷  
遵義賊分兵陷合江納溪瀘州丁卯陷興文知縣張振德一家  
十二人死之己又陷長寧主簿徐大禮一家四人死之崇明僭  
號大梁王設丞相五府等官統所部及徼外雜蠻數萬分道趨  
成都 先是詔延綏總兵官杜文煥援遼文煥憚行遣兵出河  
套擣巢以致寇諸部大恨深入固原慶陽圍延安揚言必縛文  
煥掠十餘日始去命解職俟勘文煥桐之子也 光宗山陵畢

客氏遣出宮帝思念流涕至日旰不御食遂宣諭復入冬十月  
戊辰朔御史周宗建言天子成言有同兒戲法宮禁地僅類民  
家聖明舉動有乖內外防閑盡廢此輩一叨隆恩便思踰分狎  
溺無紀漸成驕恣釁孽日萌後患難杜王聖宋娥陸合萱之覆  
轍可爲殷鑒給事中侯震陽亦力諍俱被詰責給事中倪思輝  
朱欽相繼言之貶三秩調外劉一燝周嘉謨論救不納王心一  
言之尤切貶官如思輝等御史馬鳴起復諫且言客氏有六不  
可畱帝議加重譴一燝等力救乃奪俸一年儀制主事劉宗周  
言魏進忠導皇上馳射戲劇奉聖夫人出入自由一舉逐諫臣  
三人罰一人皆出中旨勢將指鹿爲馬生殺予奪制國家大命  
今東西方用兵奈何以天下委閹豎乎疏入亦停俸半年 先

是毛士龍劾順天府丞邵輔忠奸貪南京御史李希孔王允成  
亦劾之輔忠大懼劉朝等因誘以超擢令攻士龍輔忠遂託士  
龍官杭州時盜庫納妓魏進忠從中下其疏周嘉謨等言兩人  
所託風聞應俱寬貸進忠不得已乃落輔忠職閒住而士龍竟  
削籍 四川左布政使朱燮元將入覲聞奢崇明反蜀王至澍  
要之治軍時成都兵止二千燮元繼燮元檄徵石砭羅綱龍安  
松茂諸道兵入援斂二百里內粟入城崇明陷新都內江盡據  
木棹龍泉諸隘口指揮周邦太降冉世洪雷安世瞿英戰死燮  
元偕巡按御史薛敷政右布政使周著按察使林宰等分陴守  
賊障革裹竹牌鉤梯附城壘土山上架蓬華伏弩射城中燮元  
用火器擊敗之又遣人決都江堰水注濠賊治橋得少息搜城

中通賊者二百人斬之以絕內應賊四面立望樓高與城齊燮元命死士突出擊斬三賊帥燔其樓朝廷聞重慶變擢燮元僉都御史巡撫四川以楊愈懋為總兵官 秦邦屏之死也秦良玉自統精卒三千赴遼所過秋毫無犯詔加二品服即予封誥子馬祥麟授指揮使良玉陳邦屏死狀請優卹因言臣自征播以來所建之功不滿讒妬口帝優詔報之兵部言渾河血戰首功數千寶石砭酉陽二土司功邦屏再見龍旣沒良玉即遣使入都製冬衣一千五百分給殘卒而躬督兵抵榆關再躍龍亦捐金二千運軍器至關振困招魂上急公家難下復私門仇忠義可嘉乃贈邦屏都督僉事與陳策等合祀愍忠祠進其弟守備民屏為都司僉書再徵其兵二千良玉與民屏馳還抵家甫

一日而樊龍反重慶齎金帛結援良玉斬其使忠州判官胡平表亦詣良玉乞師號泣不食飲者五晝夜良玉即發兵帥民屏及邦屏子翼明拱明沂流西上度渝城奄至重慶南坪關扼賊歸路伏兵襲兩河焚其舟分兵守忠州馳檄夔州令急防瞿塘上下賊出戰即敗歸良玉上其狀擢民屏參將翼明拱明守備 壬辰葉向高還朝復為首輔言臣事皇祖八年章奏必發臣擬即上意所欲行亦遣中使傳諭事有不可臣力爭皇祖必曲聽不欲中出一旨陛下虛懷恭己信任輔臣然間有宣傳滋疑議宜慎重綸音凡事令臣等擬上帝優旨報聞旋納向高請發帑金二百萬為東西用兵之需 王化貞駭而復素不習兵輕視大敵將吏進諫悉不入與熊廷弼犍悟妄意降敵者李永芳

明紀卷五十一  
三  
爲內應信西部言虎墩免助兵四十萬欲以不戰取全勝一切  
士馬甲仗糗糧營壘俱置不問務爲大言罔中朝兵部尙書張  
鶴鳴篤信之所請無不允以致廷弼不得行其志廣寧有兵十  
四萬而山海無一卒延綏入衛兵不堪用廷弼請罪其帥杜文  
煥鶴鳴議寬之廷弼請用佟卜年鶴鳴上駁議廷弼奏遣梁之  
垣鶴鳴故稽其饗江秉謙以爲言鶴鳴怒詆爲朋黨廷弼嘗言  
臣旣任經略四方援軍宜聽臣調遣乃鶴鳴徑自發戍不令臣  
知七月中臣咨部問調軍之數經今兩月置不答臣有經略名  
無其實遼左事惟樞臣與撫臣共爲之已又言撫臣恃西部欲  
以不戰爲戰計西部與我進不同進彼入北道我入南道相拒  
二百餘里敵分兵來應亦須我自撐拒臣未敢輕視敵人謂可

不戰勝也臣初議三方布置必使兵馬器械舟車芻茭無一不  
備而後剋期齊舉進足戰退亦足守今臨事中亂雖樞臣主謀  
於中撫臣決策於外卜一舉成功而臣猶有萬一不必然之慮  
也帝於經筵忽問卜年係叛族何擢僉事劉國縉數經論列何  
起用胡嘉棟立功贖罪何在天津廷弼知左右譖之抗疏辨語  
頗憤激會河冰合廣寧人謂

大清兵必西渡紛然思竄化貞乃與方震孺計分兵守鎮武西  
平閭陽鎮寧諸城堡而以大軍守廣寧鶴鳴亦以廣寧可慮請  
敕廷弼出關廷弼言樞臣第知經略一出足鎮人心不知徒手  
之經略一出其動搖人心更甚且臣駐廣寧撫臣駐何地鶴鳴  
責經撫協心同力而樞臣與經略獨不當協心同力乎爲今日

計惟樞臣俯同於臣臣始得爲陛下任東方事也疏上鶴鳴益恨廷弼遂出關至右屯使總兵官劉渠以二萬人守鎮武祁秉忠以萬人守閭陽副總兵羅一貴以三千人守西平今日敵來越鎮一步者文武將吏誅無赦敵至廣寧而鎮武閭陽不夾攻掠右屯饒道而之路不救援者亦如之部署甫定化貞以謀者言遽發兵襲海州旋引退廷弼言撫臣之進及今而五矣八九月間屢進屢止猶未有疏請也十月二十五日則拜疏輒行臣疾趨出關而撫臣歸矣西平之會相與協心議守犄角設營而進兵之書又以晦日至十一月二日撫臣赴鎮武臣卽以次日赴杜家屯比至中途而軍馬又遣還矣初五日撫臣又欲以輕兵襲牛莊奪馬圈守之爲明年進兵門戶馬圈無一敵兵而牛

莊我不能守縱使得之敵何損我何益會將吏力持不可撫臣亦怏怏回矣兵屢進屢退敵已窺盡伎倆而臣之虛名亦以輕出而損願陛下明諭撫臣慎重舉止毋爲敵人所笑化貞見疏益不悅馳奏辨且曰願請兵六萬一舉蕩平臣不敢貪天功但厚資從征將士遠民賜復十年海內得免加派臣願足矣卽有不稱亦必殺傷相當敵不復振保不爲河西憂因請便宜行事時中外皆知經撫不和必誤疆事震孺再疏言山海無外衛宜亟駐兵中前以爲眼目不省 十二月丁丑巡撫河南都御史張我續爲兵部侍郎提督川貴軍務陝西巡撫移駐漢中鄖陽巡撫移駐夷陵湖廣官軍由巫峽趨忠涪討賊 庚辰援遼浙兵譁於玉田 辛巳日上有一物覆壓忽大風揚沙天盡赤都

人駭愕所司不以聞給事中周朝瑞請帝修省而嚴敕內外臣  
工毋鬪爭誤國更詰責所司不奏報之罪從之 方從哲之去  
也帝數稱劉一燝爲首輔一燝不敢當虛位俟葉向高及向高  
至入讒言謂一燝尼己頗不悅一燝先爲郎中余大成御史安  
伸給事中韋蕃霍維華所劾帝不問會吏部以年例出維華於  
外魏進忠怒嗾給事中孫杰劾周嘉謨受一燝屬爲王安報讎  
且以用袁應泰佟卜年等爲嘉謨罪侯震暘及御史陳九疇復  
劾一燝一燝嘉謨俱求去進忠矯旨許之繆昌期急詣向高言  
二人顧命重臣不可輕逐內傳不可奉向高怫然曰上所傳何  
敢不奉昌期曰公三朝老臣始至之日以去就力爭必可得若  
一傳而放兩大臣異日天子手滑不復可止矣向高默然昌期

因備言一燝質直無他腸刑部員外郎顧大章亦言之向高意  
解力稱一燝有翼衛功不可去帝乃慰留一燝而嘉謨竟去嘉  
謨當神光之際正色立朝力持大議中外倚以爲重其秉銓任  
文選郎范景文王洽盡起林下諸賢天啟之初眾正盈朝嘉謨  
力也 張鶴鳴既主王化貞排熊廷弼職方郎中耿如杞主事  
鹿善繼等多附會之會葉向高復當國化貞座主也頗右之廷  
臣惟太僕寺少卿何喬遠言宜專守廣寧不宜輕舉御史夏之  
令言蒙古不可信款賞無益給事中趙時用言李永芳必不可  
信與廷弼合餘俱右化貞請令毋受廷弼節制或又請授化貞  
尙方劍得便宜操縱廷弼憤上言臣以東西南北所欲殺之人  
適遘事機難處之會諸臣能爲封疆容則容之不能爲門戶容

則去之何必內借閣部外借撫道以相困又言經撫不和恃有言官言官交攻恃有樞部樞部佐鬪恃有閣臣臣今無望矣辛卯帝以兩臣爭言遣兵部堂官及給事中各一人往宣諭抗違不遵者治罪命既下廷臣言不便乃命集議江秉謙言陛下再起廷弼委以重寄曰疆場事不從中制乃數月以來廷弼不得措手足呼號日聞辨駁踵至執爲詞者曰經撫不和化貞主戰廷弼主守耳夫廷弼非專言守謂守定而後可戰也化貞銳意戰卽戰勝亦須事守況萬一戰不勝乎此中利害夫人知之乃一則無言不從一則無策不棄豈真不明於戰守之說但從化貞廷弼起見耳陛下旣命廷弼節制三方則三方之進戰退守當一一聽其指揮乃化貞欲進則使廷弼從之進欲退則使廷

弼從之退化貞倏進倏退則使廷弼進不知所以戰退不知所以守是化貞有節制廷弼之權廷弼未嘗有節制三方之權也故今日非經撫不和乃好惡經撫者不和非戰守之議論不合乃左右經撫者之議論不合請專責廷弼實圖戰守若兩可含糊勢必兩可掣肘安能責成功哉其末數語蓋以譏向高也四川援兵漸集登萊副使楊述程以募兵至湖廣合安綿副使劉芬謙及秦良玉軍敗賊牛頭鎮復新都他路援兵亦連勝賊然賊亦愈增日發冢擲枯骸忽自林中大譟數千人擁物如舟高丈許長五十丈樓數重牛革蔽左右置板如平地一人披髮仗劍上載羽旗中數百人挾機弩毒矢旁翼兩雲樓曳以牛俯瞰城中城中人皆哭朱燮元曰此呂公車也用巨木爲機關轉

索發礮飛千鈞石擊之又以大礮擊牛牛返走敗去

二年春正月丁未杜文煥楊愈懋討永寧賊從張我續請也

刑部員外郎徐大化希張鶴鳴指劾熊廷弼大言罩世嫉能妬

功不去必壞遼事諸疏并下兵部鶴鳴乃集廷臣大議周朝瑞

惠世揚議以鶴鳴代廷弼其他多言經撫宜並任鶴鳴獨言王

化貞一去毛文龍必不用命遼人爲兵者必潰西部必解體宜

賜化貞尙方劍專委以廣寧而撤廷弼他用議上帝不從責吏

兵二部再奏會

大清兵逼西平遂罷議仍兼任二臣責以功罪一體乙卯西平

參將黑雲鶴出擊

大清兵羅一貴止之不從丙辰雲鶴戰敗奔還城爲追兵所殲

一貴憑城固拒用礮擊傷者無算

大清樹旗招降且遣使來說一貴不從丁巳

大清騎益眾環城力攻一貴目中流矢不能戰火藥矢石盡乃

北面再拜曰臣力竭矣舉刀自剄都司陳尙仁王崇信亦死之

化貞聞西平圍急盡發廣寧兵以中軍游擊孫得功祖大壽爲

前鋒令會祁秉忠赴援廷弼亦遣使督劉渠進戰遇

大清兵於平陽橋得功懷異志分兵爲左右翼推渠秉忠前渠

等力戰頗有殺傷得功及副將鮑承先先奔兵遂大潰渠戰死

秉忠被二刀三矢家眾扶上馬奪圍出創重卒於途副將劉徵

擊殺十餘人乃死大壽走覺華島得功遂降廷弼次閩陽參議

邢慎言勸急救廣寧爲僉事韓初命所沮遂還右屯

大清兵頓沙嶺不進得功素爲化貞所信任欲生縛之以爲功  
乃還廣寧訛言敵已薄城城中大亂奔走參政高邦佐禁之不  
能止化貞方闔署理軍書參將江朝棟排闥入大呼曰事急矣  
請公速走化貞莫知所爲朝棟掖之上馬二僕人徒步從遂棄  
廣寧踉蹌走邦佐已請歸養母眾勸之走邦佐叱曰吾一日未  
去則一日封疆臣也將安之夜作書訣母走右屯謁廷弼曰城  
中雖亂敵尙未知亟提兵入城斬一二人人心自定公卽不行  
請授邦佐兵廷弼不聽邦佐乃走松山西向拜闕復拜母自經  
官舍僕高永從死廷弼遇化貞於大凌河化貞哭廷弼微笑曰  
六萬眾一舉蕩平竟何如化貞慚議守寧遠及前屯廷弼曰嘻  
已晚惟護難民入關可耳乃以己所將五千人授化貞爲殿盡

焚積聚與初命高出胡嘉棟化貞先後入關得功迎

大清兵入廣寧化貞逃已兩日矣

大清兵追逐二百里而還事聞廷臣集議兵事鶴鳴盛氣詈廷  
弼自解給事中劉宏化劾之坐奪俸壬戌振山東流徙遼民癸  
亥鶴鳴自請行邊詔加太子太保賜蟒玉及尙方劍鶴鳴憚行  
遷延十七日始抵山海關至則無所籌畫惟日下令捕間謀厚  
噉蒙古炒花宰賽諸部而已乙丑京師戒嚴先是邵武知縣  
袁崇煥朝覲在都御史侯恂薦其知兵請破格用之擢職方主  
事會廣寧師潰廷議扼山海關崇煥卽單騎出閱關內外部中  
失袁主事訝之家人亦莫知所往已還朝具言關上形勢曰子  
我軍馬錢穀我一人足守此廷臣益稱其才遂超擢僉事監軍

關外發帑金二十萬俾召募 時方震孺猶在前屯召水西帥張國卿謀曰敵四出搜糧而祖大壽在覺華有米豆二十餘萬兵民稱是戰艦器仗馬牛無數不宜以資敵乃航海見大壽與俱還 河套諸部復大掠延安黃花峪深入六百里殺掠居民數萬 成都有諸生陷賊中遣人言賊將羅乾象欲反正朱燮元令與乾象俱至呼飲成樓中不脫其佩刀與同臥酣寢乾象誓死報復繼而出自是賊中舉動燮元無不知燮元遣部將詐降誘崇明至城下伏起崇明跳免會諸道援軍至燮元策賊且走投木牌數百錦江流而下令有司沈舟斷橋嚴兵待乾象自賊營縱火崇明父子遁走瀘州乾象遂以眾來歸成都圍百二日而解 安堯臣妻奢社輝奢崇明妹也堯臣死子位幼社輝

攝事與奢寅爭地相仇恨而宣慰同知安邦彥素懷異志專兵柄陰與崇明合遼事急徵兵西南邦彥詣貴州巡撫李棲請行棲諭止之邦彥歸益爲反謀棲累疏請增兵益饟中朝方憂遼事置不問棲亦被劾求罷朝命王三善代爲巡撫會崇明反重慶貴陽兵不及三千倉庫空虛棲與巡按御史史永安貸雲南湖廣銀四萬有奇募兵四千儲粟四萬石治戰守具遣總兵官張彥方都司許成名黃運清監軍副使朱芹提學僉事劉錫元等援四川屢捷復遵義綏陽湄潭真安桐梓諸縣烏撒衛指揮管良相慷慨負奇節棲召與籌兵事良相策邦彥必反尋以祖母疾乞歸泣語棲曰烏撒孤城密邇水西且與安效良相讎水西有變禍必首及良相願以死報國乞建長策保此一方二月

癸酉或傳成都已陷邦彥遂挾位反自稱羅甸王四十八支及他部頭目安邦俊陳其愚等蠶起相應邦彥首襲畢節都司楊明廷固守擊斬數百人效良助邦彥陷其城明廷敗沒賊遂分兵陷安順平壩效良亦西陷霑益邦彥統水西軍及羅鬼苗仲敷萬東渡陸廣河直趨貴陽別遣王倫等下襲安襲偏橋以斷援兵宣慰土舍宋萬化糾苗仲九股陷龍里檣永安聞變亟議城守時藩臬守令皆入覲彥方鎮銅仁運清駐遵義城中文武無幾人乃分兵爲五錫元及參議邵應禎都司劉嘉言故副將劉岳分禦四門檣自當北門之衝永安居譙樓團街市兵防內變學官及諸生亦督民兵分堞守賊盡銳攻北城檣迎戰敗之轉攻東門爲錫元所卻乃日夕分番馳突以疲官兵爲三丈樓

臨城用婦人雞犬厭勝術檣永安烹菘雜斗米飯投飼雞犬張虎豹皮於城樓以蔽之乃得施礮石夜縋死士燒其樓賊作竹籠萬餘土壘之高踰睥睨永安急撤大寺鐘樓建城上賊棄籠去官軍出燒之數出城邀賊糧賊怒盡發城外冢徧燒村砦又先後攻陷廣州普定威清普安安南諸衛貴陽西數千里盡爲賊有逮王化貞罷熊廷弼聽勘時廷臣多庇化貞欲甚廷弼罪周宗建不平爲剖兩人罪案頗右廷弼周朝瑞以廷弼才可用請令戴罪守山海疏四上並抑不行江秉謙兩疏劾張鶴鳴請如世宗戮丁汝夔故事實諸法御史何薦可亦劾鶴鳴並謫官時有詔停經筵日講周朝瑞等言此果出聖意輔臣當引義爭如輔臣阿中涓意則其過滋大且主上冲齡志意未定獨

明紀卷五十一  
賴朝講不輟諸臣得一覲天顏共白指鹿之奸今常朝已漸傳  
免儻併講筵廢之九閣既隔無謁見時司馬門之報格不入呂  
大防之貶不及知國家大事去矣會禮部亦以爲言乃命日講  
如故 戊寅免天下帶徵錢糧二年及北畿加派 初遼陽失  
廷臣以詹事孫承宗知兵推爲兵部添註侍郎帝不欲承宗離  
講筵疏再上不許以爲禮部侍郎協理詹事府及張鶴鳴出行  
邊帝亦急東事乃拜承宗兵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己  
丑命兼理兵部事承宗言邇年兵多不練饒多不核以將用兵  
而以文官招練以將臨陳而以文官指發以武略備邊而日增  
文官於幕以邊任經撫而日問戰守於朝此極弊也今當重將  
權擇一沈雄有氣略者授之節鉞得自辟置偏裨以下勿使文

吏用小見陵其上邊疆小勝小敗皆不足問要使守關無闕入  
而徐爲恢復計因列上撫西部卹邊民簡京軍增永平大將修  
薊鎮亭障開京東屯田數策己又請下熊廷弼於理與王化貞  
並讞以正朝士黨護逮明時舉李達以懲四川之招兵致寇者  
詰責方震孺梁之垣及薊州兵備邵可立以警在位之骫骳者  
帝皆從之 劉一燝十二疏乞去三月丁酉朔許致仕葉向高  
言客氏出復入一燝顧命大臣不得比保姆致使人揣摩於奧  
窾不可知之地其漸當防魏進忠見向高刺己恨甚 甲辰陽  
武侯薛濂管理募兵兵部侍郎王在晉爲尙書兼右都御史經  
略遼薊天津登萊軍務 丁巳敕湖廣雲南廣西官軍援貴州  
吏部尙書張問達左都御史鄒元標等大計外吏去畱悉協

公論已元標言丁巳京察不公專禁錮異己請收錄章家楨丁元薦史記事沈正宗等二十二人由是諸臣多獲昭雪又言明詔收召遺佚而諸老臣所處猶是三十年前應得之官宜添註三品崇秩昭陛下褒尊者舊至意帝納其言命兩京太常太僕光祿三卿各增之員時萬曆中建言註誤獲譴諸臣棄林下久死者已過半問達定議以廷杖繫獄遣戍者爲一等贈官廕子貶竄削籍者爲一等贈官於是吳宗堯吳寶秀華鈺王正志雒于仁何選遂中立于孔兼陳泰來錢一本等獲卹者七十五人魏進忠勸帝選武閣練火器爲內操又日引帝爲倡優聲伎狗馬射獵沈淮嘗教習內書堂進忠及劉朝皆執弟子禮淮旣入閣密結二人乃奏言遠左用兵亟臣謹於東陽義烏揚州淮

安募材官勇士二百餘請以備用進忠以合於內操之說大喜詔所募士錦衣衛訓練材官授游擊以下官已王昺奉詔募兵願得帷幄重臣主其事於是惠世揚周朝瑞合給事中御史魏大中左光斗等劾淮陽託募兵陰藉通內朝等內操淮使門客誘之昺疏疑出淮教閹人戚畹姦輔內外弄兵此肘腋之禍也淮疏辨求罷世揚等再疏盡發其賄交進忠朝及盧受客氏并侵其私人邵輔忠徐大化語過激奪疏首世揚俸時宵小屏黜殆盡大化等首附進忠欲因以傾東林而葉向高韓爌輔政鄒元標趙南星王紀高攀龍等皆居大僚光斗大中及黃尊素在言路皆力持清議進忠未克逞夏四月甲申京師旱壬辰大雨雹禮部尙書孫愼行追論李可灼進紅丸劾方從哲爲

弑逆詔下廷臣議議久稽魏大中疏趣之廷臣多主慎行罪從  
哲鄒元標持之尤力惟戎政尙書黃克纘御史王志道徐景濂  
給事中汪慶百右從哲公鼐持兩端從哲疏辨并及移宮事因  
自請削官階投四裔帝慰諭之慎行再疏爭韓爌乃特疏述進  
藥始末且曰舉非命之凶稱加諸考終之令主恐先帝在天之  
靈不無恫怨乞渙發綸音布告中外俾議法者勿以小疑成大  
疑編摹者勿以信史爲謗史於是張問達會戶部尙書汪應蛟  
等言可灼輕易進藥非但從哲不能止在廷諸臣均有罪焉及  
御史王安舜等疏論可灼而從哲先擬罰俸繼令養病則失之  
太輕移宮一事九卿先公疏請言官繼之最後從哲始具揭亦  
失之太遲今宜重罪可灼與崔文昇之妄投涼藥並提付法司

正其刑辟從哲則應如其自請削去官階爲法任咎庶以慰先  
帝服中外疏入帝謂從哲心跡自明不當輕議止逮可灼下吏  
文昇已安置南京不問時王之案亦疏論挺擊事帝亦不問

周宗建以久旱雨雹爲陰盛陽衰之徵歷陳四事一專譏沈淮  
一請寬建言廢斥諸臣一言熊廷弼已有定案不當因此羅織  
朝士陰刺張鶴鳴郭鞏一直攻魏進忠言今日政事外廷嘖嘖  
咸謂與突之中莫可測識諭旨之下有物憑焉如魏進忠者目  
不識丁而陛下假之嘖笑日與相親一切用人行政墮於其說  
東西易向而不知邪正顛倒而不覺況內廷之借端與外廷之  
投合互相扶同離間之漸將起於蠅營讒構之釁必生於長舌  
其爲隱禍可勝言哉進忠見宗建疏銜次骨廷臣多追述張

居正鄒元標亦稱之五月戊戌詔復故官予祭葬 己亥錄方  
孝孺遺嗣等子祭葬及諡 王森死其子好賢及徐鴻儒于宏  
志等踵其教徒黨益眾時遼東盡失四方奸民思逞好賢遂與  
鴻儒等約以中秋並起兵會謀洩鴻儒遂先期反自號中興福  
烈帝稱大成興勝元年用紅巾爲識五月戊申陷鄆城縣 成  
都圍旣解官軍乘勢復州縣衛所四十餘惟重慶爲樊龍等所  
據其地三面阻江一面通陸秦良玉還軍攻二郎關秦民屏先  
登進攻佛圖關副使徐如珂帥兵繞出關後癸亥與良玉杜文  
煥合攻拔之奢崇明奢寅退據永寧同知王昌允死之崇明發  
卒數萬援重慶如珂迎戰檄同知越其杰躡賊後殺萬餘人監  
軍僉事戴君恩令守備金富廉攻斬賊將張彤樊龍亦戰死遂

復重慶他將復建武長寧僞總兵張令結宋武等乘間禽僞丞  
相何若海帥眾以降崇明怒殺令一家夷其先墓官軍等復瀘  
州 河東之失民多逃皮島島亦曰東江在登萊大海中綿亘  
八十里不生草木遠南岸近北岸海面八十里卽抵

大清界其東北海則朝鮮也毛文龍籠絡其民爲兵分布哨船  
聯接登州以爲犄角計中朝是之六月戊辰加文龍總兵官島  
事由此起 貴陽被圍久李樵史永安連疏告急詔以張彥芳  
爲平蠻總兵官從王三善討賊三善始駐沅州調集兵食已次  
鎮遠再次平越去貴陽百八十里方遣知府朱家民乞師四川  
未至不敢進疏請便宜從事給空名部牒得隨才委任帝悉報  
可 徐鴻儒眾至數萬連陷嶧縣鄒縣博士孟承光被執詬罵

不屈及其母孔氏子宏略皆死之賊進攻滕縣知縣姬士昌視  
事甫三日徒步驅吏卒登陴不滿三百城遂陷士昌罵賊不屈  
自經死小吏魏顯照家僮李守務從死時承平久郡縣無守備  
山東故不置重兵巡撫都御史趙彥任都司楊國棟廖棟而檄  
所部練民兵增諸要地守卒請留京操班軍及廣東援遼軍備  
征調薦故大同總兵官楊肇基可用己巳命肇基爲山東總兵  
官偕游擊陳九德帥兵討賊神機營都督蕭如薰鎮徐州賊攻  
沛縣知縣林汝翥堅守不下襲兗州爲滋陽知縣楊炳所卻棟  
等擊敗賊復鄆城其別部犯鉅野知縣趙延慶固守不下國棟  
兵至敗之又敗其犯兗州者遂偕棟等合攻鄒縣兵潰游擊張  
榜戰死賊遂圍曲阜郟城旋敗去官軍復嶧縣 熊廷弼既下

吏法司諸屬二十八人共譴多有議寬廷弼者顧大章因援議  
能議勞例言王化貞宜誅廷弼宜論成僉都御史鍾羽正上疏  
言向者開原鐵嶺之罪不明致失遼陽遼陽之罪不明致失廣  
寧朝廷疆土堪幾番敗壞刑部尙書王紀乃並置廷弼化貞及  
李維翰大辟而與鄒元標大理寺卿周應秋上爰書微露廷弼  
有可矜狀自遼陽失五城及京營巡捕日以邏奸細爲事稍有  
蹤跡率論死絕無左驗者尙二百餘人莫敢爲辨釋未死者僅  
四之一大章一日盡讞釋之曰以一身易五十人命且甘之况  
一官乎千總杜茂者齋登萊巡撫千金募兵金盡而兵未募畱  
薊州僧舍不敢歸邏者執之謬言嘗客監軍僉事佟卜年所與  
之謀叛挾其二僕往通李永芳張鶴鳴以聞欲藉卜年重廷弼

罪朝士皆知卜年冤莫敢言及鎮撫成獄移刑部紀疑之以問諸曹郎大章曰茂旣與二僕往來三千里乃拷訊垂斃終不知二僕姓名其誣服何疑卜年雖非間諜然實佟養真族子流三千里可也紀議從之邏者又獲奸細劉一嘯魏進忠疑爲劉一燦昆弟大章力辨其非進忠欲立誅一嘯與卜年因以株連一燦紀執不可會紀劾罷徐大化中言大化誠爲朝廷擊奸則大臣中有交結權璫誅鋤正士如宋蔡京者何不登彈文而乃日與正人等水火沈淮見之大恨大化亦疑紀疏出大章手令所親御史楊維垣訐大章妄倡八議鬻大獄因詆紀言紀所劾大臣無主名請令指實紀言淮與京生不同時而事事與之相類賄交婦寺竊弄威權中旨頻傳而上不悟朝柄陰握而下不知

迷國罔上如出一轍進忠乃與客氏爲淮泣懇帝前紀疏遂得嚴旨淮劾紀護廷弼緩卜年等獄爲二大罪帝再責紀陳狀秋七月斥爲民紀偕其妻騎二驢以歸葉向高言紀淮交攻均失大臣體今以讞獄斥紀如公論何何宗彥史繼偕亦皆論救朱國祚至以去就爭淮不自安求去皆不聽紀旣斥侍郎楊東明署部事欲置卜年大辟大章力爭卒擬流忤旨詰責竟論卜年辟瘐死獄中奢崇明旣敗遁歸永寧杜文煥頓不進前松潘副使李忠臣家居永寧募死士密約總兵官楊愈懋令以大兵薄城已爲內應甲辰事洩闔門遇害賊卽用其家僮給愈懋襲殺之并殺順慶推官郭象儀等進攻大壩游擊龔萬祿力戰三日手刃數十人與子崇學並死賊遂再陷遵義殺推官馮鳳雛

明紀卷五十一  
癸丑沈淮致仕 乙卯神宗神主祔太廟 張彥方黃運清  
救貴陽敗賊於新添賊誘入龍里二將皆敗賊縱之入城曰使  
耗汝糧張我續王三善擁兵不進詔旨督責之會彥方等出戰  
頻得利賊退保宅溪乃遣裨將商士傑等帥九千人分控威清  
新添二衛且乞援兵賊謂城必拔沿山列營柵隔內外間旬日  
一來攻輒敗去庚申副總兵徐時逢參將萬仲仁赴援遇賊襲  
城河仲仁戰不利時逢擁兵不救遂大潰諸將馬一龍白自彊  
等殲焉援遂絕 癸亥于宏志據武邑白家屯將取景州應徐  
鴻儒天津僉事來斯行方赴援山東還軍討之宏志突圍走爲  
諸生葉廷珍所獲伏誅趙彥視師兗州甫出城遇賊數萬彥繼  
入城楊肇基急迎戰楊國棟廖棟夾擊大敗之橫河賊精銳聚

鄒滕中道彥欲攻鄒滕副使徐從治曰攻鄒滕難下不如擣其  
中堅兩城可圖也彥乃與肇基合游兵綴賊鄒城而以大軍擊  
賊精銳於黃陰紀王城大敗賊蹙而殪之嶧山遂攻鄒築長圍  
以困之 張鶴鳴屢被劾抵言熊廷弼債事由劉一燝周嘉謨  
黨庇不命出關所致因詆言者爲一燝鷹犬羣奸朋謀會鶴鳴  
與前尙書黃嘉善崔景榮俱以邊功晉宮保御史蔣允儀言鶴  
鳴旣以斬級微功邀三次之賞卽當以失地大罪伏不赦之辜  
且前後經撫俱論辟鶴鳴等罪卽稍殺亦何得論功御史周宗  
文復列鶴鳴八罪帝皆不問及是鶴鳴竟謝病去 王在晉旣  
爲經略與總督王象乾深相倚結象乾在薊門久習知西部種  
類情性西部亦愛戴之然實無他才惟啖以財物相羈縻冀得

以老解任而已在晉謀用西部襲廣寧象乾基之曰得廣寧不能守也獲罪滋大不如重關設險衛山海以衛京師在晉乃請於山海關外八里鋪築重關用四萬人守之其僚佐袁崇煥沈榮孫元化等力爭不能得奏記於葉向高向高曰是未可臆度也孫承宗請身往決之抵關詰在晉曰新城成卽移舊城四萬人以守乎在晉曰否當更設兵曰如此則八里內守兵八萬矣一片石西北不當設兵乎且築關在八里內新城背卽舊城趾舊城之品坑地雷爲敵人設抑爲新兵設乎新城可守安用舊城如不可守則四萬新兵倒戈舊城下將開關延入乎抑閉關以委敵乎曰關道有三關可入也曰若此則敵至而兵逃如故也安用重關曰將建三寨於山以待潰卒曰兵未潰而築寨以

待之是教之潰也且潰兵可入敵亦可尾之人今不爲恢復計而重關而守畿東其有寧字乎在晉無以難承宗乃議守關外崇煥主寧遠衛閩鳴泰主覺華島時寧遠以西五城七十二堡悉爲哈喇慎諸部所據聲言助守邊前哨游擊左輔名駐中前實不出八里鋪承宗知諸部不足信而寧遠覺華可守計已決欲自在晉發之推心告語凡七晝夜在晉持不可承宗乃還朝言重關不宜築請築寧遠要害與覺華相犄角敵窺城令島上卒旁出三岔斷浮橋繞其後而橫擊之卽無事亦且收二百里疆土已於經筵面奏在晉不足任自請督師乃改在晉南京兵部尙書八月庚辰給承宗關防敕書以原官督山海關及薊遼天津登萊軍務便宜行事以鳴泰爲遼東巡撫承宗乃辟職方

明紀卷五十一  
主事鹿善繼王則古爲贊畫請帑金八十萬以行帝特御門行  
遣賜尙方劍坐蟒閣臣送之崇文門外既至關令總兵江應詔  
定軍制崇煥建營舍廢將李秉誠練火器善繼則古治軍儲沈  
榮杜應芳繕甲仗司務孫元化築礮臺中書舍人宋獻羽林經  
厯程崙主市馬僉事萬有孚主采木令祖大壽佐金冠於覺華  
副將陳諫助趙率教於前屯游擊魯之甲拯難民副將李承先  
練騎卒參將楊應乾募遼人爲軍大閱關上兵汰逃將數百人  
遣還河南眞定疲兵萬餘以新募軍出戍前屯寧遠咨朝鮮使  
助聲援犒毛文龍於東江令復四衛檄沈有容進據廣鹿島大  
壽嘗有罪承宗欲殺之愛其才密令崇煥解救大壽以故德崇  
煥有孚世德子也 九月甲午朔光宗神主祔太廟初議升祔

太常寺卿洪文衡請祧睿宗曰此世宗一時崇奉之情不合古  
禮當時臣子過於將順因仍至今宜及時更定少卿李宗延亦  
以爲言禮部侍郎鄭以偉不可乃祧憲宗 壬寅御史馮英請  
設州縣兵按畝供饌從之 乙卯封皇弟由檢爲信王 停刑

太僕寺少卿滿朝薦言比者風霾曠晦星月晝見太白經天  
四月雹六月冰山東地震畿內淫潦天地之變極矣四川則奢  
崇明叛貴州則安邦彥叛山東則徐鴻儒亂民人之變極矣而  
朝廷政令乃顛倒日甚一乞骸耳周嘉謨劉一燝顧命之元老  
以中讒去孫慎行守禮之宗伯以封典去王紀執法如山之司  
寇以平反去皆漠不顧惜獨惓惓於三十疏劾之沈淮卽去而  
猶加異數焉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建言耳倪思輝朱欽相等

之削籍已重箝口之嗟周朝瑞惠世揚等之拂衣又中一網之計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邊筴耳西部索百萬之貲邊臣猶慮其未飽健兒乞錙銖之饒度支尙謂其過奢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棄城耳多年議確之犯或以庇厚而緩求旬日矜疑之輩反以妬深而苛督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緝奸耳正罪自有常律平反原無溢條遼陽之禍起於袁應泰之大納降人降人盡占居民婦女故遼民發憤招敵攻城廣寧之變起於王化貞之誤信西部取饒金以啖插而不給卒伍以故人心離散及敵兵過河又不聞西部策應遂至手足無措抱頭鼠竄皆事發倉卒未聞有何人獻送之說也深求奸細不過爲化貞卸罪地耳王紀不欲殺人媚人反致削籍祖宗朝有是顛倒乎若夫閣臣之

職在主持清議今章疏有妬才壞政者非惟不斥也輕則兩可重則竟行其言矣有姦奸報國者非惟不納也輕則見讓重則遞加黜罰矣尤可恨者沈淮賄盧受得進及受敗又交通跋扈之奄以樹威振瑾僨裂之禍皆淮作俑而放流不加他若戚晚豈不當檢何至以閹寺之讒斃其三僕三宮分有常尊何至以傾國之昵僭逼母儀此皆顛倒之甚者也顧成於陛下者什之一二成於當事大臣者什之八九臣誠不忍見神州陸沈祈陛下終覽臣疏與閣部大臣更絃易轍悉軌祖宗舊章臣卽從龍逢比干於地下猶生之年疏入魏進忠激帝怒降旨切責褫職爲民葉向高申救甚力帝不納左都御史鄒元標自還朝以來不爲危言激論與物無猜宵小以其東林也猶忌之朱童蒙

及同官郭允厚郭興治慮明年京察不利已潛謀驅逐會元標與副都御史馮從吾建首善書院集同志講學童蒙首請禁之元標疏辨求去帝已慰留而允厚復疏劾語尤妄誕魏進忠方竊柄傳旨謂宋室之亡由於講學將加嚴譴葉向高力辨且乞同去乃得溫旨從吾言宋之不競以禁講學故非以講學故也我二祖表章六經天子經筵皇太子出閣皆講學也臣子以此望君而已則不爲可乎先臣王守仁當兵事倥偬不廢講學卒成大功此臣等所以不卹毀譽而爲此也興治允厚復交章力攻元標興治至比之山東妖賊從吾言臣壯歲登朝卽與楊起元孟化鯉陶望齡輩立講學會京師講學昔已有之何至今日遂爲詬厲與元標皆連疏求去冬十月並罷 翰林院修撰文

震孟上勤政講學疏言今四方多故無歲不蹙地陷城覆軍殺將乃大小臣工臥薪嘗膽之日而因循粉飾將使祖宗天下日銷月削非陛下大破常格鼓舞豪傑心天下事未知所終也陛下昧爽臨朝寒暑靡輟政非不勤然鴻臚引奏跪拜起立如傀儡登場已耳請按祖宗制唱六部六科則部科以次白事糾彈敷奏陛下與輔弼大臣面裁決焉則聖智日明而百執事各有奮心若僅揭帖一紙長跪一諾北面一揖安取此鴛行豸繡橫金腰玉者爲經筵日講臨御有期學非不講然侍臣進讀鋪敘文辭如蒙師誦說已耳祖宗之朝君臣相對如家人父子咨訪軍國重事閭閻隱微情形畢照奸詐無所藏左右近習亦無緣蒙蔽若僅尊嚴如神上下拱手經傳典謨徒循故事安取此正

笏垂紳展書簪筆者爲且陛下旣與羣臣不洽朝夕侍御不越中涓之輩豈知帝王宏遠規模於是危如山海而閣臣一出莫輓偷安之習慘如黔圍而撫臣坐視不聞嚴譴之施近日舉動尤可異者鄒元標去位馮從吾杜門首揆冢宰相率求退空人國以營私窟幾似濁流之投罾道學以逐名賢有甚僞學之禁唐末宋季可爲前鑒疏入魏進忠屏不卽奏乘帝觀劇摘疏中傀儡登場語謂比帝於偶人不殺無以示天下帝領之一日講筵畢進忠傳旨廷杖震孟八十葉向高在告韓爌及諸講官力爭會庶吉士鄭鄞疏論章奏畱中之弊內批俱貶秩調外給事御史交章論救不納震孟不赴調而歸安邦彥反雲南諸土目並起李賢陷平夷祿千鍾犯嵩明張世臣攻武定邦彥女弟

設科掠曲靖轉寇陸涼巡撫沈傲烝起該參將袁善令帥守備金爲貴土官沙源等馳救嵩明辛未大破賊賊轉寇尋甸復大敗去傲烝乃請復善故官與諸將分討賊數有功徐鴻儒抗守三月食盡賊黨盡出降辛巳官軍復鄒縣鴻儒單騎走被禽撫其眾四萬七千餘人趙彥獻鴻儒於朝磔之臨刑歎曰我與王好賢父子經營二十餘年徒黨不下二百萬更遲數日孰敢攫其鋒者好賢亦捕得伏誅山東賊平重慶旣復擢杜文煥總理盡統川貴湖廣軍文煥度不能制賊謝病去壬午總兵官魯欽代爲總理援貴州十一月癸丑錄朱燮元守城功加兵部侍郎總督四川及湖廣荆岳鄖襄陝西漢中五府軍務兼巡撫四川以楊述中總督貴州軍務兼制雲南及湖廣辰常衡永

十一府代張我續共辦奢安二賊兩督府分閩治軍川貴不相  
應賊益得自恣 蔣允儀請杜傳宣慎爵賞免立枷除苛政斥  
言宦官宮妾煬蔽之奸且云向者丁巳之察凡抗論國本繫籍  
正人者莫不巧加羅織陰邪盛而陽氣傷致有今日之禍今計  
期已迫願當事者早伐邪謀亟培善類疏入魏進忠劉朝等皆  
不悅以丁巳主察之人不指名直奏責令置對允儀言丁巳主  
察者鄭繼之李誌也考功科道則趙士諤徐紹吉韓浚也當日  
八法之處分臺省之例轉大僚之拾遺黑白顛倒私意橫行凡  
抗論建藩催請之國保護先帝有功國本者靡不痛加摧抑必  
欲敗其名錮其身盡其倫類而後快於是方從哲獨居政府元  
詩教趙興邦等分布要津凡疆圉重臣皆賄賂請託而得如李

維翰楊鎬熊廷弼李如柏如楨何一不出其保舉迨封疆破壞  
囹圄充塞而此輩晏然無恙臣所以痛心遼事追恨前此當軸  
之人也奏上中旨將重譴以葉向高言停俸半年 貴州官廩  
竭米升直二十金食糠覈草木敗革皆盡食死人肉後乃生食  
人至親屬相噉張彥方黃運清部卒公屠人市肆斤易銀一兩  
李樗盡焚書籍冠服戒家人急則自盡皆授以刀纆王三善屢  
被嚴旨將進兵賊聞益日夜攻擊長梯蟻附已登陴天將曙忽  
自退翼日復梯而登守城卒皆委頓荷戈強起賊纔殺一人倏  
驚退墮梯死者無算十二月癸亥朔三善知貴陽益困集眾計  
曰失城死法進援死敵等死耳盍死敵乎乃分兵爲三副使阿  
天麟等從清水江進爲右部僉事楊世賞等從都勻進爲左部

自將二萬人與參議向日升副總兵劉超參將楊明楷劉志敏孫元謨王建中等由中路當賊鋒乙丑舟次新安抵龍頭營超前鋒遇賊眾欲退斬二人乃定賊酋阿成驍勇超帥部卒張良俊直前斬其頭賊眾披靡三善等大軍亦至遂奪龍里城諸將議駐師觀變三善不可策馬先安邦彥疑三善有眾數十萬乃潛遁餘賊退屯龍洞官軍遂奪七里冲進兵畢節鋪元謨明楷連敗賊賊渠安邦俊中礮死生獲邦彥弟阿倫己巳明楷以烏羅兵乘勝抵貴陽城下先以五騎傳呼曰新撫至矣舉城懽呼更生檄及史永安請三善入城三善曰賊兵不遠我不可即安營於南門外明日破賊宅溪賊走渡陸廣河居數日左右二部兵及湖廣廣西四川援兵先後至檄乃辭兵事解官去張我續

無寸功乾沒軍資六十萬言官交劾解職候勘城中戶十萬圍困三百日僅存者千餘人孤城卒定先是光祿寺少卿高攀龍疏劾鄭養性詔令養性還籍養性逗遛不去其家奴訐其通塞外王天瑞劾養性不軌署刑部事侍郎白瑜以鄭氏得罪先朝而交通事實誣乃會都御史趙南星大理寺卿陳于廷等讞上其獄請抵奴誣告罪勒養性居遠方制可廷推閣臣以前禮部尚書孫愼行爲首吏部侍郎盛以宏次之時魏進忠益用事謀結外廷禮部尚書顧秉謙南京禮部侍郎魏廣微率先詔附進忠乃抑愼行以宏皆不用

三年春正月己酉禮部侍郎朱國禎朱延禧及秉謙廣微並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命下朝論大駭葉向高連疏請用

日系卷五十一  
三  
慎行以宏不聽廣微允貞子也初趙南星與允貞友善及是歎  
曰見泉無子廣微聞恨刺骨 乙卯紅夷據澎湖 江應詔被  
劾孫承宗請用總兵官馬世龍代之且爲請尙方劍帝皆報可  
承宗乃築壇拜大將行授鉞禮軍馬錢穀悉屬世龍而調總兵  
官尤世祿王世欽爲南北帥俾世龍居中駐衛城世欽南海世  
祿北山並受世龍節制又令副將趙率教孫諫領前後部兵各  
萬五千人率教駐前屯招流亡至五六萬擇其壯者爲兵餘給  
牛種大興屯田 王三善以二萬人破賊十萬有輕敵心欲因  
糧於敵舉劉超爲總兵官令渡陸廣趨大方擣安位巢以楊世  
賞監之張彥方渡鴨池擣安邦彥巢以阿天麟監之漢土兵各  
三萬別將都司線補袞出黃沙渡剋期並進超等至陸廣連戰

皆捷彥方部將秦民屏亦破賊五大寨諸將益輕敵邦彥先合  
奢崇明安效良兵誘官軍深入超渡陸廣賊薄之獨山土官蒙  
詔先遁官軍大敗爭渡河超走免楊明楷被執諸將姚旺等三  
十六人殲焉賊遂攻破鴨池軍部將覃宏化先逃諸營盡潰彥  
方退保威清惟補袞軍獨全諸苗見王師失利復蠢起土酋何  
中尉進據龍里而邦彥使李阿二圍青巖斷定番饗道令宋萬  
化吳楚漢爲左右翼自將趨貴陽遠近大震三善急遣游擊郝  
繼祖等取龍里王建中劉志敏救青巖繼祖燔上中下三牌及  
賊百五十砦建中亦燔四十八莊龍里定番路皆通三善又夜  
遣建中繼祖擣楚漢八姑蕩燔莊砦二百餘薄而攻之賊溺死  
無算萬化不知楚漢敗詐降三善陽許而令諸將捲甲趨之萬

化倉皇出戰被禽邦彥爲奪氣羣苗復效順三善給黃幟令樹  
營中邦彥望見不敢出增兵守鴨池陸廣諸要害 先是郭鞏  
復爲給事中深結魏進忠知進忠最惡周宗建乃疏詆廷弼及  
朝臣之薦廷弼者南京御史涂世業和之詆宗建誤廷弼且誤  
封疆宗建憤疏駁世業語侵鞏抉其結納進忠事鞏亦上疏數  
千言詆宗建益力并及劉一燝鄒元標周嘉謨楊漣周朝瑞毛  
士龍方震孺江秉謙熊德陽輩數十人悉指爲廷弼逆黨宗建  
益憤抗疏力駁其謬且曰李維翰楊鎬袁應泰王化貞皆壞封  
疆之人也元詩教趙興邦及薦維翰鎬化貞者皆誤封疆之人  
也鞏胡不一擊之而獨詆薦廷弼者爲逆黨哉時進忠勢益盛  
宗建慮內外合謀其禍將大二月抗疏直攻進忠略言臣於去

歲指名劾奏進忠無一日忘臣乘鞏入都喉以傾臣并傾諸異  
己者鞏乃創爲新幽大幽之說把持察典編廷臣數十人姓名  
爲一冊思一網中之又爲匿名書羅織五十餘人投之道左欲  
以快報復之私釋進忠之恨幸直道在人鞏說不行始別借廷  
弼以爲奔陷先朝汪直劉瑾雖皆梟獍以言路清明臣僚隔絕  
故非久卽敗今權璫報復反借言官以伸言官聲勢反借權璫  
以重數月以來熊德陽江秉謙侯震暘王紀滿朝薦升矣鄒元  
標馮從吾罷矣文震孟鄭鄞逐矣近且扼孫慎行盛以宏而絕  
其揆路摘瓜抱蔓正人重足舉朝各愛一死無敢明犯其鋒者  
臣若尙顧微軀不爲入告將內有進忠爲之指揮旁有客氏爲  
之羽翼外有劉朝輩典兵示威而又有鞏輩蟻附蠅集內外交

通驅除善類天下事尙忍言哉疏入進忠帥朝等環泣帝前乞  
自髡以激帝怒乃令宗建陳交通實狀將加重譴宗建回奏益  
侃直進忠議廷杖之閣臣力爭會給事中劉宏化御史方大任  
等交章助宗建攻進忠鞏鞏復力詆諸人詔下諸疏平議廷臣  
爲兩解之乃嚴旨切責鞏宗建俸三月 乙酉贈卹鄒縣死  
難博士孟承光及其母孔氏子宏略等 停南京進鮮 三月  
癸卯朝鮮國人廢其王瑋立瑋姪綾陽君侗以昭敬王妃之命  
權國事議政府移文督撫轉奏毛文龍爲之揭報登萊巡撫袁  
可立言瑋果不道宜聽太妃具奏以待中國更立不報 趙彥  
請振山東被兵州縣蠲鄒滕賦三年鄆城嶧滋陽曲阜一年鉅  
野半之皆報許 大計京官趙南星以故給事中元詩教趙興

邦官應震吳亮嗣先朝結黨亂政議黜之吏科給事中魏應嘉  
力持不可南星著四凶論卒與考功郎程正己置四人不謹他  
所澄汰一如爲考功時 帝好察邊時令東廠遣人詣關門具  
事狀奏報名曰較事魏進忠遂遣其黨劉朝胡良輔紀用等四  
十五人齎內庫神礮甲仗弓矢之屬數萬至關門爲軍中用又  
以白金十萬蟒麒麟獅子虎豹諸幣頒賚將士而賜孫承宗蟒  
服白金慰勞之實覘軍也承宗方出關巡寧遠中路聞之立疏  
言中使觀兵自古有戒帝溫旨報之而不能用已朝復謀行邊  
周宗建極陳三不可九害會朝與進忠有隙其事乃寢 刑部  
左侍郎白瑜卒 夏四月庚申朔京師地震 己巳朱國祚致  
仕 朱燮元謀直取永寧集將佐曰我久不得志於賊我以分

賊以合也乃盡掣諸軍會長寧連破麻塘坎觀音庵青山崖天蓬洞諸砦與秦良玉兵會進攻永寧擊敗奢寅於土地坎追至老君營涼繖鋪盡焚其營寅被二創遁樊虎亦中槍死復追敗之於橫山入青崗坪抵城下五月辛丑拔之禽叛將周邦太降賊二萬副總兵秦衍祚等亦攻克遵義奢崇明及寅並逃入紅崖大囤官軍蹙而拔之連拔天台白崖楠木諸囤撫定紅潦四十八砦賊奔入舊蘭州城 閻鳴泰之爲巡撫也孫承宗薦之後知其無實軍事多不與議鳴泰快快求去承宗亦引疾言官共留承宗詆鳴泰巡關御史潘雲翼復論劾之帝乃罷鳴泰擢遵化參政張鳳翼代承宗方銳意修復關外八城而版築未興鳳翼疑其欲還朝以遼事委己懼甚疏請專守關門葉向高韓

爌抑之弗果上 御史宋師襄言自劉朝營脫死與沈灌謀以內操爲固寵計官府內外知有朝不知有天子天牖聖聰一旦發露屏之南京然朝雖去而三千虎旅安歸世未有蓄怨藏怒之人潛布左右而不爲患者今惟有散之而已又陳足財之策請減上供汰冗官覈營造省資賞皆格不行 故事奄人冬衣隔歲一給六月羣奄千餘人請預給蠶擁入工部署碎公座毆椽史肆罵而去尙書鍾羽正疏聞因求罷詔司禮太監杖謫羣奄而諭羽正出視事羽正求去益堅因言今裕藏殫虛九邊壯士日夜荷戈寢甲弗獲一飽慶陵工卒負重乘高暴炎火赤日中求傭錢不得而獨內官請乞朝至夕從此輩聞之其誰不含憤臣奉職不稱義當罷黜復三疏自引歸 秋七月辛卯南京

大內災 徐如珂奉檄擣蘭州土城安邦彥遣兵十萬來援前  
軍少卻捍子軍覃懋勳輓白竹弩連中之賊大潰轉戰數十里  
斬首萬餘級參將羅乾象進克蘭州壬辰奢崇明奢寅帥餘眾  
走水西龍場客仲壩邦彥復遣二軍窺遵義永寧官軍敗走之  
總兵官李維新等遂攻破客仲巢崇明竄深箐維新偕副使李  
仙品僉事劉可訓參將林兆鼎等擣龍場生禽崇明妻安氏弟  
崇輝寅及符國禎被創走時四川兵十六萬土漢各半漢兵不  
任戰而土兵驕淫利養寇寇窘迫輒縱之遠竄朱燮元以四川  
已無賊遂不窮追永寧既拔拓地千里割膏腴歸永寧衛以其  
餘地爲四十八屯給諸降賊有功者令歲輸賦於官曰屯將隸  
於敘州府增設同知一人領之移敘州兵備道於衛城與貴州

參將同駐蜀中遂靖 丁酉安南寇廣西巡撫都御史何士晉  
禦卻之 己亥史繼偕致仕 詔客氏子侯國興及王體乾宋  
晉魏進忠等十二人有舊勞所廕錦衣官皆予世襲兵部尙書  
董漢儒據祖制力爭給事中御史程註汪泗論等合疏諫給事  
中朱大典周之綱御史胡良機宋師襄各特疏繼之皆不納進  
忠益無忌增置內操萬人衷甲出人恣爲威虐矯旨賜光宗選  
侍趙氏死選侍以光宗賜物列案上西向禮佛痛哭自經裕妃  
張氏以有娠封性直烈進忠及客氏恚其不附己幽於別宮絕  
飲食天雨妃匍匐飲簷溜而死慧妃范氏失寵成妃李氏爲乞  
憐客氏進忠知之怒亦幽成妃於別宮妃預藏食物簷瓦間閉  
半月不死斥爲宮人皇后有娠客氏進忠盡逐宮人異己者以

私人承奉墮其胎帝由此乏嗣他所害宮嬪馮貴人等太監王國臣劉克敬馬鑑等甚眾禁掖事祕莫詳也進忠尋改名忠賢魯欽等勦禽何中尉張彥方追賊鳴池賊乘間陷普安楊述中駐沅州畏賊不進朝命屢趣始移鎮遠議與王三善左三善連疏求退不許八月朝鮮故王妃金氏疏請封侖禮部尙書林堯俞言朝鮮廢立之事內外諸臣抒忠發憤有謂宜聲罪致討者有謂勿受方貢覈顛末者或謂當責以大義察輿情之向背或謂當令侖討敵自洗眾論咸有可采其謂瑋實悖德侖討叛臣以赤心奉朝廷者惟毛文龍一人皇上奉天討逆扶植綱常此正法也毋亦念彼素稱恭順迥異諸裔則更遣貞臣信士會同文龍公集臣民再四詢訪勘辨既明再請聖斷報可廷

推南京吏部尙書以余懋衡副李三才推吏部侍郎以曹于汴副馮從吾帝皆用副者葉向高等力言不可弗聽懋衡于汴白以資後三才從吾力辭新命引疾歸浙江巡按御史張素養薦部內人材及姚宗文邵輔忠劉廷元等趙南星劾其謬素養坐奪俸先是巡按有提薦之例南星已奏止之而陝西高宏圖山西徐揚先宣大李思啟河東劉大受復踵行如故南星並劾奏之巡方者始知畏法張鳳翼出關閱前屯寧遠諸城上疏極頌孫承宗經理功且曰八城畚耨非一年可就之工六載瘡痍非一時可起之疾今日議勦不能言戰不得計惟固守當以山海爲根基寧遠爲門戶廣寧爲哨探承宗以其異議不悅乃復出關巡視寧遠集將吏議所守眾多如鳳翼指獨馬世龍請

守中後所袁崇煥鹿善繼及副將茅元儀力請守寧遠承宗然  
之議乃定令祖大壽興工九月承宗集諸將議守者世龍薦孫  
諫李承先承宗皆不許崇煥元儀曰滿桂可但爲公中軍不敢  
請耳承宗曰既可安問中軍呼桂語之慨然請行世龍猶疑其  
不可承宗不聽即日置酒親爲之餞令偕崇煥往大壽之築城  
也度中朝不能遠守疏薄不中程崇煥乃定規制高三丈二尺  
雉高六尺址廣三丈上二丈四尺大壽與參將高見賀謙分督  
之桂事事與崇煥協心寧遠遂屹然成重鎮 癸巳給事中陳  
良訓疏陳防微四事譏切奄宦魏忠賢摘其疏中國運將終語  
下錦衣衛獄窮治主使葉向高以去就爭乃奪俸而止 御史  
李應昇請復早午晚三朝時御便殿咨訪時政報聞已又言自

登萊增巡撫而侵冒百餘萬增招練監軍而侵冒又十餘萬邊  
關內地將領如蟻剝軍侵饜又不知幾十萬增置總督何補塞  
垣增置京堂何裨政本樞貳添註矣孰慷慨以行邊司空添註  
矣孰拮据以儲備大將添註矣祇工媒孽而縱逋逃禮兵司屬  
添註二三十人矣誰儲邊才而精典禮濫開邊俸捷徑燃灰則  
吏治日壞白衣攘臂邪人入幕則奸弁充斥請斷自聖心一切  
報罷又言今事下部曹十九寢閣宜重申國典明正將領之罪  
錦衣旗尉半歸權要宜遣官巡視如京營之制衛官襲職比試  
不嚴宜申明舊章無使倖進將校蠶食逃軍不招私募乞兒半  
分其饜宜力爲創懲窮民敲扑號哭滿庭奸吏侵漁福堂安坐  
宜嚴其法制時不能用 河決徐州青田大龍口徐邳靈睢河

並淤呂梁城南隅陷沙高平地丈許雙溝決口亦滿上下百五十里悉成平陸 冬十月乙亥京師地震 丁丑停刑 趙南星爲吏部尙書時苞苴恣行言路橫尤甚每文選郎出輒邀之半道爲人求官不得卽加以惡聲或逐之去南星銳意澄清獨行己志政府及中貴亦不得有所干請諸人憚其剛嚴不敢犯魏廣微旣入閣三及南星門闈人辭不見廣微拂然曰他人可拒相公尊不可拒也益恨南星 閏月壬寅以皇子生詔赦天下復倪思輝朱欽相王心一馬鳴起等故官葉向高請并召江秉謙侯震暘賈繼春滿朝薦文震孟熊德陽毛士龍等不納 王三善議會師進討安邦彥等楊述中暨諸將多持不可三善排羣議自將六萬人渡烏江次黑石連敗賊斬覃宏化以徇賊

天記

乃柵漆山日遣游騎掠樵采者軍中乏食諸將請退師三善怒曰汝曹欲退不如斬吾首級詣賊降諸將乃不敢言三善募壯士逼漆山緋衣峩冠肩輿張蓋自督陳語將士曰戰不捷此卽吾致身處也旁一山頗峻麾左軍據其顛賊倉皇拔柵登山將士殊死戰賊大敗邦彥狼狽走三善渡渭河降者相繼師抵大方入居安位第位借母奢社輝走火灼堡邦彥竄織金楊明楷始得還位遣使詣述中請降述中令縛奢崇明父子自贖三善責并獻邦彥往返之間賊得用計爲備三善以賊方平議郡縣其地諸苗及土司咸惴恐益合於邦彥三善先約李維新滅賊維新以饒乏辭賊遣其心腹陳其愚詐降三善信之與籌兵事由是軍中虛實賊無不知御史徐卿伯上疏曰邦彥招四方奸

充多狡計撫臣得勝驟進視蝨苗不足平不知宅溪以西渡陸  
廣河皆鳥道深林叢箐彼誘我深入以木石塞路斷其郵書阻  
饒道遮援師則彼不勞一卒不費一矢而我兵已坐困矣後悉  
如其言 十一月丁巳朔祀天於南郊 十二月戊戌京師地  
震 庚戌魏忠賢總督東廠 初貴陽圍解李樵等當敘功蔣  
允儀言安位襲職時樵索其金益致啟釁章下貴州巡按侯恂  
覈未報御史張應辰上疏頌樵恂覈上亦白其誣而史永安與  
樵及劉錫元有隙上章詆之樵錫元亦疏辨趙南星及掌都察  
院尚書孫瑋等力爲三人解言永安功第一當不次大用樵已  
進官當召還錫元已進參政當更優敘詔可

明紀卷第五十終

明紀卷第五十一

賜進士身部候補事虞衡司行陳鶴養 血贈得銜繪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黃象參訂

熹宗紀二

起天啟四年甲子訖天啟七年丁卯凡四年

四年春正月丙辰朔長興民吳野樵殺知縣石有恆主簿徐可  
行尋伏誅 王之善屯大方久食盡楊述中弗爲援不得已議  
退師乙丑盡焚大方廬舍而東賊躡之中軍參將王建中副總  
兵秦民屏戰沒官軍行且戰至內莊後軍爲賊所斷三善遣救  
士卒多奔比遇賊陳其愚故縱轡衝三善墜馬三善知有變急  
解印綬付家人拔刀自刎不殊羣賊擁之去罵不屈遂遇害同  
知梁思泰職方主事田景猷等四十餘人皆死賊拘監軍副使  
岳具仰以要撫具仰遣人馳蠟書於外被殺三善倜儻負氣多

權畧好交四方奇士俠客輒得其用救貴陽時得邸報不視曰  
吾方辦賊奚暇及此且朝議戰守紛紛閱之徒亂人意其堅決  
如此然性卞急不能持重故及於敗 庚午何宗彥卒贈太傅  
諡文毅 癸未日赤無光有黑子一二盪於旁漸至百許凡四  
日初虎部竊出盜掠趙率教捕斬四人王象乾欲斬率教謝虎  
部孫承宗不可王楹戍中右護其兵出采木爲西部朗素所殺  
承宗怒遣馬世龍勦之象乾恐壞撫局令朗素縛逃人爲殺楹  
者以獻而增市賞千金承宗乃疏爭會象乾以憂去承宗乃言  
總師總督可勿兼用請罷己不可則弗推總督并請以遼撫移  
駐寧遠帝命止總督推而張鳳翼謂承宗置己死地大恨與潘  
雲翼萬有孚等力毀世龍以憾承宗時有傳中左所被兵者永

平吏民洶洶思竄鳳翼心動亟遣妻子西歸承宗曰我不出關  
人心不定遂以是月東行而有孚爲薊撫岳和聲所劾益疑世  
龍與袁崇煥構陷共爲浮言撓出關計給事中解學龍遂極論  
世龍罪承宗憤抗疏陳守禦策言拒敵門庭之中與拒諸門庭  
外勢旣辨我促敵二百里外敵促我二百里中勢又辨蓋廣寧  
我遠而敵近寧遠我近而敵遠我不進逼敵敵將進而逼我今  
日卽不能恢遼左而寧遠覺華終不可棄請救廷臣雜議主客  
之兵可否久戍本折之饜可否久輸關外之土地人民可否捐  
棄屯築戰守可否興舉再察敵人情形果否坐待可以消滅臣  
不敢爲百年久計祇計及五年間究竟何如復爲世龍辨而發  
有孚等交構狀有孚被斥鳳翼亦以憂去廷臣言總督不可裁

乃命吳用先督薊遼代象乾而以喻安性代鳳翼承宗惡兵部  
尚書趙彥多中制稱疾求罷舉彥自代廷議不可乃止 李應  
昇疏陳外番內盜小人三患譏切近習已復陳民隱言有十害  
宜急除五反宜急去帝為戒飭所司 二月丁酉薊州永平山  
海關地震壞城郭廬舍 辛丑大風揚沙晝晦天鼓鳴數日乃  
止 甲寅京師地震宮殿動搖有聲自是屢震帝不豫御史黃  
尊素力陳時政十失末言陛下厭薄言官人懷忌諱遂有剽竊  
皮毛莫犯中局者今阿保重於趙嬖禁旅近於唐末蕭牆之憂  
慘於敵國廷無謀幄邊無折衝當國者味安危之機誤國者護  
恥敗之局不於此時進賢退不肖而疾剛方正直之士如仇讎  
陛下獨不為社稷計乎疏入魏忠賢大怒謀廷杖之韓爌力救

乃奪俸一年三月丁巳帝瘳 庚申杭州兵變 魏忠賢數以  
事恨葉向高朝士與忠賢抗者率倚向高忠賢乃時時毛舉細  
故責向高以困之向高數求去趙南星之長吏部也有給事為  
貴郎求鹽運司即注貴郎王府出給事於外知縣石三畏素貧  
黃緣將行取南星亦置之王府時進士無為王官者南星不卹  
也忠賢嘗於帝前稱南星能任事一日遣其甥傅應星介一中  
書贊見南星麾之去嘗並坐宏政門選通政司參議正色語忠  
賢曰主上冲齡我輩內外臣子宜各努力為善忠賢默然怒形  
於色魏廣微積憾南星乃與忠賢比而齟之南星以職方郎中  
鄒維璉賢調之稽勳又調之考功言路方橫恣用吏部郎必咨  
其同鄉科道給事中傅樾陳良訓章允以南星不先咨己大怒

其詬誶維璉又以江西有吳羽文例不當用兩人迫羽文去以  
窘辱維璉維璉憤拜疏求罷即日出城南星奏畱之僉都御史  
缺熊明遇徐良彥皆欲得之而南星請用左光斗吏科都給事  
中亦缺當遷者首周士樸次阮大鍼次魏大中大鍼邀中旨勒  
士樸不遷以爲己地乃傾心附忠賢與霍維華楊維垣倪文煥  
造百官圖因文煥達諸忠賢南星惡其人欲例轉之大鍼懼急  
引疾而大中得掌吏科大鍼疑光斗發其私恨甚語所親曰我  
善歸也未知左氏何如耳櫬等以維璉之畱也滋欲去南星中  
書舍人汪文言者初爲縣吏智巧任術于玉立遣入京刺事輸  
貲爲監生用計破齊楚浙三黨納結王安爲清流効力安死禡  
監生下獄益游公卿間向高用爲內閣中書南星光斗大中等

頗與往來大鍼遂與允儒定計夏四月櫬上疏劾文言并劾大  
中貌陋心險色取行違與光斗維璉交通文言招權納賄肆爲  
奸利疏入忠賢大喜立下文言錦衣獄光斗等上疏力辨御史  
袁化中給事中甄淑等相繼爲光斗等辨向高言文言內閣辦  
事實臣具題光斗等交文言事曖昧臣用文言顯然乞陛下止  
罪臣而稍寬其他以消搢紳之禍因力求速罷黃尊素亦語鎮  
撫劉僑曰文言無足惜不可使搢紳禍由此起僑頷之獄詞無  
所連忠賢亦憚向高舊臣止罪文言廷杖禡職牽及者皆獲免  
大中許履吏科新任已大中報名面恩忠賢復矯旨責大中互  
訐未竣不得履新任故事鴻臚報名狀無批諭旨者櫬乃言中  
旨不宜旁出大中復視事然忠賢益思大選羣小亦益伺隙清

流之禍自此起矣 王三善之敗也朝廷以撫治鄖陽都御史  
蔡復一爲兵部侍郎貴州巡撫尋起前御史傅宗龍巡按其地  
兼監軍兵燹之餘斗米值一金復一勞徠拊循人心始定薦江  
西副使陸夢龍爲右參政監軍祁門教諭邱禾嘉爲翰林院待  
詔參軍事雲南巡撫閔洪學令參政謝存仁參將袁善及土官  
普名聲沙如玉等以兵千人送宗龍宗龍直渡盤江戰且行寇  
悉破乃謝遣存仁善以名聲等土兵七百人入貴陽禽斬陳其  
愚軍民大快宗龍盡知黔中要害及土酋逆順將士勇怯復一  
倚信之請敕宗龍專理軍務設中軍旗鼓裨將以下聽賞罰報  
可宗龍乃條上方略請大發饟金又以監軍道臣節制諸將文  
武不和進退牽制令監軍止給芻糧覈功罪不得專進止由是

諸將用命 封李倬爲朝鮮國王 五月甲寅朔福寧兵變有  
司撫定之 毛文龍遣將沿鴨綠江越長白山侵

大清國東偏爲守將擊敗眾盡殲 魏忠賢益橫李應昇以內  
操諫給事中霍守典以祠額諫御史劉廷佐以濫廕諫給事中  
沈惟炳以立柳諫皆矯旨詰責六月癸未朔左副都御史楊漣  
劾忠賢二十四大罪略言忠賢本市井無賴中年淨身竄入內  
地初猶謬爲小忠小信以市恩繼乃敢爲大奸大惡以亂政祖  
制以擬旨專責閣臣而忠賢多出傳奉或徑自內批逐去顧命  
大臣劉一燝周嘉謨大臣孫慎行鄒元標王紀鍾羽正羣臣滿  
朝薦文震孟熊德陽江秉謙徐大相毛士龍侯震暘等於枚卜  
則力阻首推之孫慎行盛以宏更爲他辭以錮其出於廷推則

南太宰北少宰皆用陪推所陷害則上自裕妃下及內臣王安等擅殺擅逐不知凡幾甚至中宮有慶已經成男而忽焉告殞又創用立柳法威晚家人駢首畢命意欲誣陷國戚動搖中宮其餘良鄉生員章士魁以煤窯王思敬等以牧地並致之死縱野子傅應星陳居恭傳繼教輩投匭設阱日行傾陷片語稍違駕帖立下鎮撫劉橋不肯殺人媚人則削其籍而奸細韓宗功潛入長安實主其司房之邸又與奸相沈淮創立內操藪匿奸宄安知無大盜刺客爲敵國窺伺者潛匿其中其濫恩僭擬則中書錦衣襲廢日眾獎賞祠額要挾無窮又於河間毀人居屋起建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插漢所營塋地亦僭擬陵寢其進香涿州警蹕傳呼清塵墊道及歸改駕四馬羽幢青蓋夾護環遮

儼然乘輿一切政務必星夜馳請待其既旋詔旨始下甚至走馬御前不自伏罪進有傲色退有怨言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至不可收拾乃內廷畏禍而不敢言外廷結舌而莫敢奏聞或奸狀敗露又有奉聖夫人爲之彌縫無恥之徒攀附枝葉依託門牆更相表裏迭爲呼應積威所劫致掖庭之中但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內亦但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陛下春秋鼎盛生殺予奪豈不可以自主何爲受制么磨小醜令中外大小惴惴莫保其命伏乞大奮雷霆集文武勳戚會刑部嚴訊以正國法并出奉聖夫人於外用消隱憂疏上忠賢懼甚求解於韓爌爌不應遂趨帝前泣訴且辭東廠帝令王體乾誦漣疏體乾置疏中切要語皆不讀客氏又從旁爲剖析帝愴

然不辨也遂溫諭雷忠賢甲申下漣疏令魏廣微調旨切責於是給事中魏大中陳良訓許譽卿陳奇瑜等御史袁化中黃尊素李應昇等郎中鄒維璉等太常寺卿胡世賞陳伯友太僕寺卿朱欽相等祭酒蔡毅中等撫寧侯朱國弼等兵部尚書趙彥戶部侍郎鄭三俊等南京兵部尚書陳道亨侍郎岳元聲等七十餘人交章論忠賢不法皆不納初漣疏就欲早朝面奏值次日免朝恐再宿機洩遂於會極門上之故忠賢得爲計漣既被責愈憤擬對仗復劾之忠賢調知過帝不御朝者三日及帝出羣閣數百人衷甲夾陛立敕左班官不得奏事漣乃止漣之上疏也繆昌期適過葉向高向高曰楊君此疏太率易其人於上前時有匡正鳥飛入宮中上乘梯手攫之其人輓衣不得上存

小璫賜緋者叱曰此非汝分雖賜不得衣也其強直如此是疏若行安得此小心謹慎之人在上左右昌期愕然曰誰爲此言以誤公可斬也向高色變昌期徐起去及廷臣相繼抗章或勸向高下其事可決勝也至有詬諍向高者向高愠甚朱國禎請容之向高念忠賢未易除閣臣從中輓回猶冀無大禍具奏稱忠賢勤勞朝廷寵待甚厚盛滿難居宜解事權聽歸私第保全終始禮部尚書翁正春亦以爲請忠賢不悅矯帝旨敘己功勤累百餘言向高駭曰此非奄人之所能必有代爲草者探之則徐大化也向高決計去謂國禎曰我去蒲州更非其敵公亦宜早歸蒲州謂熿也忠賢欲盡殺異己者而畏外廷勢盛其黨或導以興大獄體乾復昌言用廷杖威脅廷臣忠賢意遂決 丙

申大雨雹 工部郎中萬燦言忠賢性狡而貪膽麤而大口銜  
天憲手握王爵廕子弟則一世再世資廩養則千金萬金毒痛  
士庶斃百餘人威加播紳空十數署一切生殺予奪之權盡爲  
所竊又其甚者於先帝陵工略不厝念臣嘗屢請廢銅斬不肯  
予而自營墳墓規制擬於陵寢費金錢幾百萬其罪可勝誅哉  
疏入忠賢大怒矯旨廷杖一百斤爲民內閣及科道論救皆不  
聽忠賢欲借燦立威乃命羣奄至燦邸摔而毆之比至闕下氣  
息纔屬杖已絕而復甦羣奄更肆蹴踏越四日卽卒黃尊素言  
律例非叛逆十惡無死法今以披肝瀝膽之忠臣竟殞於磨牙  
礪齒之凶豎此輩必欣欣相告吾儕借天子威柄可鞭笞百僚  
後世有秉董狐筆繼朱子綱目者書曰某月日郎中燦以言事

廷杖死豈不上累主德哉進廷杖之說者必曰祖制不知二正  
之世王振劉瑾爲之世宗神宗之朝張璠嚴嵩張居正爲之奸  
人欲有所逞憚忠臣義士掣其肘必借廷杖以快其私於是乎  
爲所欲爲莫有顧忌耳燦今已矣辱士殺士漸不可開乞復其  
故官破格優卹俾遺孤得扶櫬還鄉燦死且不朽李應昇亦極  
言廷杖不可再士氣不可折忠賢益忿羅織燦罪誣以贓賄三  
百燦廉吏破產乃竣燦恭之孫也 京城民曹大妻與人奴角  
口服毒死內豎曹進傳國輿帥眾掠奴主家巡視御史林汝翥  
捕得進進懼請受杖國輿詈於道汝翥收繫亦杖之魏忠賢大  
怒立傳旨廷杖言官詣內閣爭其事小璫數百擁入閣中攘臂  
肆罵黃尊素厲聲曰內閣經綸地卽司禮非奉詔不敢至若輩

安得無禮或言汝翦葉向高甥也羣奄遂圍向高邸大譟都御史孫瑋御史潘雲翼等交章論救不聽卒杖汝翦削籍歸向高乞歸已二十餘疏至是請益力秋七月辛酉命加太傅遣行人護歸尋聽辭太傅有司月給米五石輿八人韓爌爲首輔 癸亥河決徐州魁山堤東北灌州城城中水深一丈三尺一自南門至雲龍山西北大安橋入石狗湖一由舊支河南流至鄧二莊厯租溝東南達小河出白洋仍與黃會徐民苦滄溺議集資遷城給事中陸文獻上徐城不可遷六議而勢不得已遂遷州治於雲龍山置河事不講 振山東饑 臨漳民耕地得玉璽龍紐龜形方四寸厚三寸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以獻巡撫都御史程紹紹聞於朝略言秦璽不足徵久矣今璽出適在臣

疆旣不當復埋地下又不合私祕人間欲遣官恭進闕廷跡涉貢媚故先奏聞昔王孫圉不寶玉珩齊威王不寶照乘陛下尊賢愛士所寶在德尙有一代名賢如鄒元標馮從吾王紀周嘉謨盛以宏孫慎行鍾羽正余懋衡曹于汴等及詞林臺諫一銅不起者願汲致明廷亟圖登進八月詔紹進璽於朝魏忠賢欲侈其事命由大明門進行受璽禮百僚表賀黃尊素言宋哲宗得璽蔡確等競言祥瑞改年元符宋祚卒不競本朝弘治時陝西獻玉璽止令取進給賞五金此祖宗故事也乃止 吏部尙書掌左都御史孫瑋疾篤上疏言今者天災迭見民不聊生內而城社可憂外而漏戶未固法紀凌遲人心瓦解陛下欲圖治平莫如固結人心登用善類舊輔臣劉一燝憲臣鄒元標尙書

周嘉謨王紀孫慎行盛以宏鍾羽正侍郎曹于汴詞臣文震孟  
科臣侯震暘臺臣江秉謙寺臣滿朝薦部臣徐大相並老成蹇  
諤跽伏草野良可歎惜倘蒙簡擢必能昭德塞違爲陛下收拾  
人心尤望寡欲以保聖躬勤學以進主德優容以廣言路明斷  
以攬大權臣邁疾危篤報主無期敢竭微忱用當屍諫遂卒贈  
太子太保 毛文龍遣兵從義州城西渡江入島中屯田  
大清守將覺潛師襲擊斬五百餘級島中糧悉被焚 先是寧  
遠城工竣關外守具畢備孫承宗圖大舉奏言前哨已置連山  
大凌河速昇臣饑二十四萬則功可立奏帝命所司給之兵工  
二部相與謀曰饑足渠卽妄爲不如許而不與文移往復稽緩  
之承宗再疏促具以情告帝爲飭諸曹而師竟不果出方震孺

游士任李達明時舉之譴也承宗實劾之後皆爲求宥復稱楊  
鎬熊廷弼王化貞之勞請免死遣戍朝端譁然給事中顧其仁  
及許譽卿袁化中交章論駁帝皆置弗省會承宗敘五防效勞  
諸臣且引疾乞罷九月進袁崇煥滿桂趙率教等秩遣中官劉  
應坤等齎帑金才萬犒將士而賜承宗坐蟒膝欄金幣魏忠賢  
以承宗功高欲親附之令應坤等申意承宗不與交一言忠賢  
由是大恨崇煥偕馬世龍王世欽帥水陸馬步軍萬二千東巡  
廣寧謁北鎮祠歷十三山抵右屯請卽復錦州右屯諸城承宗  
以爲時未可乃由水道汎三岔河而還 封光宗選侍李氏爲  
康妃 初御史崔呈秀巡按淮揚卑污狡獪不修士行見東林  
勢盛將出都力薦李三才求入其黨在淮揚賊私狼籍霍邱知

縣鄭延祚貪將劾之以千金賄免延祚知其易與再行千金卽薦之其行事多類此比還朝左都御史高攀龍盡發其貪污狀趙南星議戍之詔革職候勘呈秀大窘求解於李應昇昏夜款門長跪乞哀不得乃走魏忠賢所叩頭涕泣乞爲養子因言南星攀龍及楊漣等皆東林挾私排陷不去之我兩人未知死所忠賢方思藉外廷爲助得呈秀恨相見晚遂用爲腹心日與計畫山東江西浙江湖廣福建考官皆以策問譏刺魏忠賢降諭切責福建檢討顧錫疇給事中董承業山東給事中熊奮渭主事李繼貞江西檢討丁乾學給事中郝士膏浙江編修陳子壯湖廣編修方逢年並貶三秩調外已並削其籍子壯父給事中熙昌亦被斥復使人詐爲校尉往逮乾學挫辱之乾學憤鬱

而卒 冬十月太廟時享魏廣微偃蹇後至魏大中抗疏糾之廣微恚辨疏詆言者李應昇言廣微父允貞爲言官得罪輔臣以去聲施至今廣微奈何比言官路馬斥爲此輩夫不與此輩爲伍者必別與一輩爲緣乞陛下戒諭廣微退讀父書保其家聲毋倚三窟與者官爲難他日庶可見乃父地下廣微益怒謀之魏忠賢將鐫應昇秩韓爌力救乃奪俸一年 山西缺巡撫河南布政使郭尙友欲得之其門生潘雲翼等爲之請魏大中以尙友數問遺朝貴執不可趙南星亦以太常寺卿謝應祥有清望首列以請得旨擢用魏忠賢方與顧秉謙魏廣微崔呈秀等日夜聚謀伺外廷隙御史陳九疇受廣微指上疏言應祥嘗知嘉善大中出其門故謀於文選員外郎夏嘉遇而用之徇私

當斥大中嘉遇疏辨語侵九疇九疇因再疏力詆命並下部院  
議南星及高攀龍言應祥以人望推舉大中嘉遇無私九疇妄  
言不可聽忠賢大怒矯旨鐫大中嘉遇三級出之外并謫九疇  
而責南星等朋謀結黨南星遽引罪求去忠賢復矯旨切責放  
歸明日攀龍亦引去給事中沈惟炳論救亦出之外許譽卿偕  
同官繼言之鐫秩歸韓爌言陛下一日去兩大臣臣民失望且  
中旨徑宣不復到閣而攀龍一疏經臣等擬上者又復更易大  
駭聽聞有傷國體忠賢益不悅傳旨切責 廷推吏部尚書楊  
漣注籍不與魏廣微以魏忠賢意喻吏部欲用其私人侍郎陳  
于廷執不可以喬允升馮從吾汪應蛟名上忠賢大怒矯旨責  
漣大不敬無人臣禮又以所推仍南星遺黨切責于廷等于廷

漣及左光斗並斥爲民文選郎中張光前御史袁化中房可壯  
並坐貶 故事閣中止首輔一人秉筆魏廣微欲分韓爌權屬  
魏忠賢傳旨諭爌同寅協恭而責次輔毋伴食十一月己巳爌  
抗疏乞休畧言臣備位綸扉咎愆日積如詰戎宜先營衛而觀  
兵禁掖無能抒宵旰憂忠直尙稽召還而榜掠朝堂無能回震  
霆怒後先諸臣之罷斥諭旨中出之紛更不能先時深念有調  
劑之方又不能臨事執持爲封還之愆皆臣罪之大者陛下釋  
此不問責臣以協恭責同官以協贊同官奉詔以從事臣欲補  
過無由矣乞亟褫臣官爲佐理溺職之戒得旨卿親承顧命當  
竭忠盡職乃歸非於上退有後言今復悻悻求去可馳驛還籍  
諸輔臣請如故事加以體貌不報爌疏謝有左右前後務近端

良重綸綍以重仕途肅紀綱以肅朝宇語忠賢及其黨益恨都勻凱里土司者運道咽喉也安邦彥結諸蠻困其城長官楊世蔚等不能守會朝命蔡復一代楊述中總督雲南貴州湖廣軍務兼巡撫貴州賜尙方劍便宜從事復一乃召集將吏申嚴紀律遣魯欽及總兵官劉超救凱里拔賊巖頭寨遂移師克平茶斬賊眾五百餘已邦彥盡驅羅鬼結四十營於班鳩灣後寨互二十餘里分犯普定等處復一遣前參政尹伸副使楊世賞救普定欽與總兵官黃鉞分道禦賊欽帥部將張雲鵬劉志敏鄧玘等大敗賊汪家冲鉞偕陸夢龍以三千人曉行大霧中直前搏賊大敗之於蔣義寨合追至河斬首千五百餘級搜山復斬六百餘級伸亦解普定圍擣賊巢斬千二百級再會大軍通

盤江路斬逆酋沙國珍及從賊五百邦彥勢窘渡河西奔欽鉞督諸將窮追夢龍等分駐三岔河岸爲後勁雲鵬玘等深入織金織金者邦彥巢也緣道皆重關疊隘木石塞山徑將士用巨斧開之或舉藤穿竇而入賊敗遁深箐先後斬千餘級焚賊巢數十里獲牛馬甲仗無算窮搜不得邦彥乃班師復一上欽等功因言鄰境不協討致賊未滅請敕四川出兵遵義抵水西雲南出兵霑益抵烏撒犄角平賊帝悉可之命廣西雲南四川諸郡鄰貴州者聽復一節制楊連等之逐也孫承宗方西巡薊昌請以賀聖壽入朝面奏機宜魏廣微聞之奔告魏忠賢曰承宗擁兵數萬將清君側兵部侍郎李邦華爲內主公立齋粉矣忠賢悸甚繞御牀哭帝亦心動令顧秉謙調旨責之曰無旨離

信地非祖宗法違者不宥夜啟禁門召兵部尙書入令三道飛  
騎止之又矯旨諭九門守奄承宗若至齊化門反接以入御史  
李蕃至比之王敦李懷光承宗抵邈州聞命而返忠賢遣人偵  
之一襍被置輿中後車鹿善繼而已承宗乃杜門求罷邦華引  
疾去未幾或言巡撫甘肅都御史李若星將起義兵清君側之  
惡若星遂得罪 十二月辛巳御史梁夢環復劾汪文言逮下  
鎮撫獄 時朱國禎代韓爌爲首輔魏廣微視之蔑如李蕃復  
上疏劾之國禎三疏引疾魏忠賢謂其黨曰此老亦邪人但不  
作惡可令善去丙申加國禎少傅廕子中書舍人遣行人護歸  
月廩輿夫皆如制顧秉謙遂爲首輔楊漣之劾忠賢也疏有門  
生宰相語秉謙見之恨甚及魏大中劾廣微助祭後期二人決

意傾善類點摺紳便覽一冊以葉向高趙南星等百餘人爲邪  
黨而以黃克纘王永光等六十餘人爲正人由奄人王朝用進  
之俾忠賢據是爲黜陟忠賢先後矯旨召用朱童蒙郭允厚爲  
太僕少卿呂鵬雲孫杰爲大理丞復霍維華郭興治給事中徐  
景濂賈繼春楊維垣御史免崔呈秀戊亦復御史徐兆魁王紹  
徽喬應甲徐紹吉阮大鍼陳爾翌張養素李應薦李嵩楊春懋  
徐大化邵輔忠姚宗文郭鞏陸卿榮等一時並起呈秀尋督三  
殿工忠賢以閱工故日至外朝相與屏人密語呈秀造天鑿同  
志諸錄紹徽造點將錄皆以鄒元標顧憲成葉向高趙南星劉  
一燝等爲魁盡羅入不附忠賢者號曰東林黨人獻於忠賢清  
流之禍於斯烈矣廣微以札通忠賢簽其函曰內閣家報時稱

曰外魏公 癸卯南京地震如雷 致仕左都御史鄒元標卒  
黎維祺發兵擊莫敬寬克之殺其長子掠其妻妾及少子以  
歸敬寬與次子逃入山中已而復回高平 初福建東大海中  
有地曰臺灣爲紅毛夷所據築室耕田久畱不去紅毛夷者海  
外雜種紺服赤鬚髮卽所謂和蘭國也已復出據澎湖築城求  
市巡撫商周祚拒之不能請會南居益益代周祚爲巡撫賊方犯  
漳泉招日本大泥咬啣吧及海寇李旦等爲助居益使人招曰  
說攜大泥咬啣吧賊懼遣使求款斬之乃遣將先奪鎮海港築  
城其地且戰且築賊退保風櫃城居益增兵往攻數月寇不退  
復大發兵諸軍齊進賊窮蹙始汎舟去諸將禽賊渠帥高文律  
等十二人獻於朝居益乃築城澎湖設游擊統兵三千築礮臺

以守而紅毛之據臺灣者猶自若也

五年春正月癸亥

大清兵取旅順守將朱國昌戰死 戊寅以慶陵工成予魏忠

賢等廕賜 卹貴州殉難諸臣安順推官徐朝綱等 魯欽等

自織金旋師渡陸廣河賊從後襲擊諸營盡潰死者數千人

三月我

大清

太祖高皇帝自遼陽移都瀋陽是爲

盛京 甲寅釋奠於先師孔子魏忠賢欲先一日聽祭酒講又

議裁諸聽講大臣賜坐賜茶禮吏部尙書崔景榮力持不可乃

止景榮由是浸忤忠賢指 魯欽等旣敗傳宗龍上言不合滇

蜀則黔不能平賊不專總督任則不能合滇蜀兵請召還朱燮元以蔡復一兼督四川開府遵義而移蜀撫駐永寧滇撫駐霑益黔撫駐廣陸沅撫駐偏橋四面並進發饟二百萬金給之更設黔蜀巡撫帝以復一新敗令解官甲戌命燮元總督雲貴川湖廣西軍務討安邦彥而以尹同舉無四川王城撫貴州閔夢得亦移鎮一如宗龍議 河套松山諸部犯鎮番參將官惟賢丁孟科大敗之斬首二百四十餘級 汪文言下獄千戶吳孟明頗爲之左右掌司都指揮僉事許顯純怒誣孟明藏匿亡命下本司拷訊削籍歸孟明兌之孫也初魏忠賢日謀殺楊漣至於朝臣爭三案及辛亥癸亥兩京察本無與也宵小欲藉忠賢力誅鋤正人乃相率乞爲義兒且日東林欲害翁以故忠賢欲

甘心焉徐大化又獻策曰彼但坐移宮罪則無贓可指若坐納楊鎬熊廷弼賄則封疆事重殺之有名忠賢大悅從之顯純略曉文墨性殘酷嚴鞫文言使引漣等受賄狀文言仰天大呼曰世豈有貪贓楊大洪哉備受五毒至死不承大洪漣別字也顯純乃手作文言供狀坐漣及左光斗贓二萬魏大中三千周朝瑞萬袁化中六千顧大章四萬詞漣趙南星李若星毛士龍繆昌期鄒維璉鄧漢盧化鼇錢士晉夏之令王之案徐良彥熊明遇黃龍光李三才惠世揚施天德黃正賓等文言垂死張目大呼曰爾莫妄書異時吾當與面質顯純遂即日斃文言丁丑爰書上忠賢卽矯旨逮漣等六人削南星等籍下撫按提問南星之去也忠賢及其黨惡之甚每矯敕諭必目爲元凶於是御史

張訥劾南星十大罪并劾維璉及程國祥夏嘉遇王允成爲南星黨得旨并削籍令再奏南星私黨訥復列上李邦華孫鼎相等十四人並貶黜自是爲南星擯棄者無不拔擢其素所推獎者率遭奇禍諸干進速化之徒一擊南星輒遂所欲時先後削籍者周宗建黃尊素李應昇高攀龍御史張慎言編修姚希孟侍郎郭尙賓錢龍錫孫居相光祿寺卿錢春大理寺少卿易應昌太常寺少卿程註布政使張光縉員外郎孫必顯等三百餘人諸宵小爭務搏擊追奪之命無虛日註子良籌方舉進士除名永不錄敘未出仕而除名前此未有也春一本子光緒光前兄必顯振基子也 夏四月己亥魏忠賢矯旨責前大學士劉一燝誤用熊廷弼削官追奪詔命勒令養馬忠賢不識字

乾李永貞等爲之謀主遇票紅文書及改票動請御筆體乾獨奏忠賢默然也帝性機巧好親斧鋸髹漆之事積歲不倦每引繩削墨忠賢輩輒奏事帝厭之謬曰朕已悉矣汝輩好爲之忠賢以是恣威福惟己意 御史田景新誣劾兩廣總督侍郎何士晉納安邦彥才萬金阻援兵遂除士晉名徵賄助饑士晉憤鬱而卒 孫承宗杜門久給事中郭興治請令廷臣議去畱論旨饒者復踵至遂下廷臣雜議崔景榮力言承宗不可去乃下詔勉畱而以簡將汰兵清饑三事責承宗奏報承宗遣諸將分戍錦州大小凌河松杏右屯諸要害拓地復二百里罷王世欽尤世祿李秉誠孫諫汰軍萬七千餘人省度支六十八萬 五月癸亥給事中楊所修請以梃擊紅丸移宮三案編次成書從

之 乙丑祀地於北郊 庚午行宗室限祿法 六月丙戌朱  
延禧致仕 陸廣敗後諸苗復蠢動蔡復一方俟代與傅宗龍  
謀討破烏粟螺螄長田及十五砦叛苗斬七百餘級安效良約  
安邦彥犯曲靖尋甸復一遣許成名往援賊乃遁長田苗天保  
阿秧受安邦彥僞都督爲諸苗魁監軍按察使來斯行誘斬阿  
秧阿秧弟阿買與天保乞邦彥兵復讎復一以兵事屬貴陽同  
知周鴻圖及魯欽等三道進大戰米墩山生禽天保及阿買先  
後斬賊魁五十四人獲首功二千三百五十破焚百七十四寨  
盛夏興師將士冒暑雨衝嵐瘴劇寇盡除 楊漣等之被逮也  
士民數萬人擁道攀號聲震原野緹騎亦爲雪涕漣所歷村市  
悉焚香建醮祈祐生還魏大中子諸生學泖號慟欲隨行大中

曰父子俱碎無爲也乃微服間行刺探起居過蘇州員外郎周  
順昌方家居聞大中至出餞與同臥起者三日許以女字大中  
孫旂尉屢趣行順昌瞋目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耶歸  
語忠賢我故吏部郎周順昌也因戟手呼忠賢名罵不絕口漣  
等先後至許顯純酷刑拷訊責以受賄皆不承顯純已與羣小  
成謀第自爲諸人誣服狀上之而已魏忠賢乃矯旨仍令顯純  
五日一追比不下法司崔景榮懼諸人立死杖下移書魏廣微  
勸其申救廣微不得已疏言漣等在今日誠爲有罪之人在前  
日實爲卿寺之佐縱使賊私果眞亦當轉付法司據律論罪豈  
可逐日嚴刑令鎮撫追比身非木石重刑之下就死直須臾耳  
以理刑之職使之追賊官守安在勿論傷好生之仁抑且違祖

宗之制將朝政日亂與古之帝王大不相侔矣疏入大忤忠賢  
意廣微懼急出景榮手書自明而忠賢怒已不可解乃具疏乞  
休不許御史倪文煥門克新劾景榮陰護東林媚奸邪而邀後  
福秋七月削景榮籍爲民左光斗嘗督畿輔學校鹿善繼之父  
正與舉人孫奇逢倡議醵金諸生爭應之得金數千謀代輸緩  
其獄學洵亦變姓名書伏夜出稱貸以完父贖與光斗弟光明  
皆主正家 壬戌毀首善書院 壬申給事中李魯生劾前大  
學士韓爌削其籍又假他事坐贓二千斃其家人於獄爌鬻田  
宅貨親故以償乃棲止先墓上御史周維持劾前尚書周嘉謨  
曲庇王安前尚書張問達力引王之寀植黨亂政並削籍御史  
牟志夔復誣問達贓私命捐貲十萬助軍興頃之間達卒以巡

撫張維樞言免其半涇陽知縣路振飛復遲其追比然問達家  
遂破 甲戌御史石三畏追論萬曆辛亥丁巳癸亥三京察力  
詆李三才王圖孫丕揚曹于汴楊兆京王宗賢顧憲成胡忻王  
元翰王淑抃趙南星張問達王允成涂一榛王象春而薦喬應  
甲徐兆魁等於是三才等生者除名死者追奪誥命 八月壬  
午張訥請毀東林關中江右徽州諸書院痛詆鄒元標馮從吾  
余懋衡孫慎行并及侍郎鄭三俊畢懋良等從之元標等並削  
奪 楊漣等繫獄月餘五日爲一限輸金不中程者受全刑五  
毒備具呼譽聲沸然血肉潰爛宛轉求死不得許顯純叱咤自  
若漣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先後爲獄卒所斃大中屍  
至潰敗不可識學洵一慟幾絕扶襯歸晨夕號泣家人以漿進

輒麾去曰詔獄中誰半夜進一漿者竟死漣時年五十四素貧  
產入官不及千金母妻止宿譙樓二子至乞食以養徵賊令急  
鄉人競出資助下至賣菜傭亦爲輸助其節義感人如此光斗  
賊未竟撫按繫其羣從十四人長兄光霽坐累死母以哭子死  
都御史周應秋以所司承追不力疏趣之由是諸人家族盡破  
顧大章賊亦未竟羣小謂諸人潛斃無以厭人心宜付法司定  
罪明詔天下乃移之刑部獄由是漣等慘死狀外人始聞比對  
簿大章詞氣不撓刑部尙書李養正等一如鎮撫原詞以移宮  
事牽合封疆坐六人大辟魏忠賢大喜矯詔布告四方仍移大  
章鎮撫大章慨然曰吾安可再入此獄呼酒與弟諸生大詔訣  
趣和藥飲之不死投繯而卒 戊子禮部尙書周如磐兼東閣

大學士侍郎丁紹軾黃立極爲禮部尙書少詹事馮銓爲禮部  
右侍郎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魏忠賢矯詔責切廷臣中  
言朕方率循舊章而曰朝政日亂朕方祖述堯舜而曰大不相  
侔魏廣微見之益懼丐顧秉謙爲解忠賢意少釋廣微復三疏  
乞休己亥許之去加少傅太子太師廕子中書舍人典禮優渥  
猶用前好故也 邏者獲武弁蔣應暘謂與熊廷弼子出入禁  
獄陰謀叵測御史門克新卓邁石三畏郭興治連疏趣誅廷弼  
馮銓素憾廷弼與顧秉謙等侍講筵出市刊遼東傳譖於帝曰  
此廷弼所作希脫罪耳帝怒壬寅殺之傳首九邊應暘極言廷  
弼冤亦誅死已梁夢環謂廷弼侵盜庫資十七萬御史劉徽謂  
廷弼家資百萬宜籍以佐軍魏忠賢卽矯旨嚴追罄貲不足姻

明紀卷五十一  
族家俱破江夏知縣王爾玉責廷弼子兆珪等貂裘珍玩不獲將撻之兆珪自剄死其母稱冤爾玉去其兩婢衣撻之四十遠近莫不嗟憤 降人劉伯澗言耀州可取狀馬世龍以爲然遣前鋒副總兵魯之甲參將李承先帥師襲之九月壬子之甲等敗沒於柳河死者四百餘人初孫承宗求去不得忌者多擊世龍以撼之承宗請以百口保世龍帝遂不問及是言者復蠶起劾世龍並及承宗章疏數十上嚴旨令世龍戴罪圖功承宗求去益力冬十月己卯兵部尙書高第經畧遼薊登萊天津軍務丙戌停刑 庚寅孫承宗致仕加特進光祿大夫廕子中書舍人喻安性亦罷遂廢遼東巡撫不設承宗在關四年修復大城九堡四十五練兵十一萬立車營十二水營火營二前鋒後

勁營八造甲冑器械弓矢礮石渠答鹵楮之具合數百萬開屯五千頃 編修吳孔嘉與其族人中書舍人吳懷賢有讎楊漣之劾魏忠賢也懷賢書其疏後曰宜如韓魏公治任守忠故事卽時遣戍又與工部主事吳昌期書有事極必反反正不遠語及是孔嘉誘懷賢奴告其主隱占黃山并及前語忠賢大怒曰何物小吏亦敢謗我丙申矯旨逮下鎮撫獄拷掠死遣主事呂下問評事許志吉先後往徽州籍其家株累者數百家徽州知府石萬程不能堪棄官去李魯生反劾萬程罷之徽州幾亂時東廠番役橫行所緝訪無論虛實輒糜爛甚至剝皮割舌所殺不可勝數有四人夜飲密室一人酒酣謾罵忠賢其三人噤不敢出聲罵未訖番役攝四人至忠賢所卽磔罵者而勞三人金

三人者魄喪不敢動後軍府經歷張汶被酒詆忠賢亦下獄拷掠死 庚子以皇子生詔赦天下 前總督雲貴湖廣軍務兼貴州巡撫侍郎蔡復一卒於平越軍中贈兵部尚書諡清憲任一子官復一好古博學善屬文耿介有大節既沒橐無餘資十一月壬子周如磐致仕 高第謂關外必不可守令盡撤錦右諸城守具移其將士於關內督屯通判金啟侗上書袁崇煥曰錦右大凌三城皆前鋒要地倘收兵退已得之封疆再歸淪沒關內外堪幾次退守耶崇煥亦力爭言兵法有進無退三城已復安可輕撤錦右動搖則寧前震驚關門亦失保障今但擇良將守之必無他慮第意堅且欲并撤寧前二城崇煥曰我寧前道也官此當死此我必不去第無以難乃撤錦州右屯大小

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具盡驅屯兵入關委棄米粟十餘萬死亡載途哭聲震野民怨而軍益不振崇煥先以父憂奪情及是遂乞終制帝不許十二月進按察使視事如故 乙酉御史盧承欽言東林自顧憲成李三才趙南星而外如王圖高攀龍等謂之副帥曹于汴湯兆京史記事魏大中袁化中謂之先鋒丁元薦沈正宗李朴賀烜謂之敢死軍人孫丕揚鄒元標謂之土木魔神請悉以姓名罪狀榜示天下魏忠賢大喜從之 趙南星之下撫按問也適郭尙友巡撫保定而巡按馬逢皋亦憾南星乃相與庭辱之笞其子清衡及外孫王鍾龐繫之獄坐南星贓萬五千得親故捐助始獲竣戊子戍南星代州清衡莊浪鍾龐永昌南星嫡母馮氏生母李氏並哀慟而卒子生七齡驚

日系卷五十一  
三  
怖死時先後坐賊遣戍者熊明遇鄒維璉貴州黃正賓大同何棟如滁陽張慎言肅州李若星廉州毛士龍平陽凡數十人夏嘉遇亦逮訊論徒憤恨發疾卒 毛文龍言朝鮮逆黨李适韓明璉等起兵昌城直趨王京被臣禽獲餘孽韓潤鄭梅等竄入建州有左議政府尹義立約爲內應期今冬大舉犯朝鮮臣已咨國王防守暫移鐵山之眾就雲從島柴薪 御史夏之令嘗疏論邊事力詆毛文龍不足恃及巡皇城劾治內使馮忠等魏忠賢深銜之御史倪文煥希指論劾逮下鎮撫獄坐賊拷死御史吳裕中熊廷弼姻也廷弼之死丁紹軾有力焉馮銓使人嗾裕中劾紹軾而先報魏忠賢曰裕中必爲廷弼報讎疏上命於午門杖之百昇至家死

六年春正月戊午修三朝要典始用楊所修之言也以顧秉謙黃立極馮銓爲總裁侍郎施鳳來楊景辰孟紹虞曾楚卿副之崔呈秀疏陳要典之源追論並封妖書之藩三事凡擁衛光宗者悉加醜詆魏忠賢悅宣付史館 我

大清知經畧易與舉大軍西渡遼河袁崇煥聞卽偕總兵官滿桂副總兵左輔朱梅參將祖大壽守備何可剛等集將士誓死守崇煥刺血爲書激以忠義爲之下拜將士咸請効死乃盡焚城外民居攜守具入城清野以待令同知程維模詰奸金啟侗具守卒食辟道上行人檄前屯守將趙率教山海守將楊麒將士逃至者悉斬人心始定丁卯

大清兵圍寧遠進攻之戴楯穴城矢石不能退崇煥令闖卒羅

立發西洋巨礮傷城外軍戊辰再攻復被卻圍遂解啟侖亦以然礮死啟侖起小吏官經歷主賞功事勤敏有志介孫承宗重之用爲通判核兵馬錢糧督城工理軍民詞訟大得民心死贈光祿寺少卿世廕錦衣試百戶

大清旣解圍分兵數萬人略覺華島殺參將金冠等及軍數萬崇煥方完城力竭不能救也二月蒙古以寧遠被圍乘間入犯平川三山堡趙率教禦之斬首百餘級奪馬二百匹追至高臺堡乃還高第之鎮關門也大反孫承宗之政務折辱諸將遇楊麒若偏裨麒至見侮其卒會寧遠被圍第擁兵不救疏言關門兵止存五萬言者益以爲承宗罪承宗告戶部曰第初蒞關常給十一萬七千人饟今但給五萬人饟足矣第乃以妄言

引罪時中外謂寧遠必不守兵部尙書王永光大集廷臣議戰守無善策已袁崇煥以圍解聞舉朝大喜乙亥立擢崇煥僉都御史專理軍務仍駐寧遠璽書獎勵滿桂等進秩有差褫第官以王之臣代爲經略而以率教代麒魏忠賢恨繆昌期不置矯旨責昌期已削籍猶冠蓋延賓令緹騎逮問會吳中訛言黃尊素欲效楊一清誅劉瑾用蘇杭織造太監李實爲張永授以私計忠賢大懼遣刺事者至吳中凡四輩侍郎沈演方家居寓書忠賢曰事有蹟矣忠賢卽遣使譙訶實取其空印疏令李永貞李朝欽爲詞誣故蘇松巡撫周起元乾沒帑金十餘萬日與昌期尊素及高攀龍周順昌李應昇周宗建往來講學因行居間戊戌分遣緹騎逮之初考功郎中蘇繼歐以楊漣黨削籍及

是緹騎四出忠賢黨遣人恠之曰逮者至矣繼歐竟縊死 己亥祭日於西郊 三月丁未設各邊鎮監軍內臣太監劉應坤紀用鎮守山海關丁紹軾王永光及袁崇煥等屢諫不聽 論寧遠解圍功封魏忠賢從子良卿肅寧伯 初朝議命朱燮元移鎮遵義合四川貴州雲南廣西軍討安邦彥燮元赴重慶邦彥偵知之謀乘官軍未發分犯雲南遵義而令奢寅犯永寧寅凶淫甚有阿引者受燮元金錢乘寅醉殺之邦彥乃大舉寇貴州魯欽禦之河上連戰數日殺傷相當會大軍無糧乘夜皆潰庚戌賊夜半直逼欽壘將士逃竄欽遂自剄欽勇敢善戰爲西南大將之冠旣沒賊勢復張燒劫諸堡苗兵復助逆貴陽二十里外樵蘇不行全黔震動已傳宗龍擊破邦彥趙官屯斬老蟲

添邦彥復屢敗諸苗皆引歸邦彥乃遣人詣燮元乞撫燮元聞於朝許之遣參將楊明輝往 壬子復設遼東山海巡撫以袁崇煥爲之 班記刺麻台吉復糾松山銀定歹成及矮木素三兒台吉以三千騎犯鎮番官惟賢再敗之獲首功二百有奇三兒台吉被創死 夏四月丁丑命南京守備內臣搜括應天各府貯庫銀充殿工兵饟從操江巡撫范濟世之請也南京內庫頗藏金銀珍寶魏忠賢矯旨取進盜竊一空 戊戌丁紹軾卒 周順昌好爲德於鄉有冤抑及郡中大利害輒爲所司陳說以故士民德順昌甚緹騎至眾咸憤怒號冤者塞道比開讀不期而集者數萬人咸執香爲周吏部乞命諸生文震亨楊廷樞王節劉羽翰等前謁巡撫都御史毛一鷺巡按御史徐吉請以

民情上聞旂尉厲聲罵曰東廠逮人鼠輩敢爾大呼囚安在手  
擲琅璫於地聲琅然眾益憤曰始吾以爲天子命乃東廠耶蠶  
擁大呼勢如山崩旂尉東西竄眾縱橫毆擊斃一人餘負重傷  
踰垣走一鷺吉不能語知府寇慎吳縣知縣陳文瑞素得民曲  
爲解諭眾始散會旂尉往浙江逮黃尊素過蘇州橫肆甚城外  
人復羣擊之旂尉失駕帖不敢復往順昌尊素皆自詣吏高攀  
龍聞逮者至晨謁宋儒楊時祠以文告之歸與二門生一弟飲  
後園池上笑曰吾視死如歸今果然矣入與夫人語如平時出  
書二紙告二孫曰明日以付官校因遣之出扃戶移時諸子排  
戶入一燈熒然已衣冠自沈於池矣發所封紙乃遺表也云臣  
雖削奪舊爲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謹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

則復別門人華允誠書云一生學問至此亦少得力時年六十  
五遠近聞其死莫不傷之旂尉乃欲逮攀龍子葉茂才力救得  
免常州知府曾櫻乃助繆昌期李應昇資而經紀攀龍身後事  
昌期應昇尊素順昌及周宗建皆北行一鷺飛章告變東廠刺  
事者言吳人盡反謀斷水道劫漕舟魏忠賢大懼己一鷺言縛  
得倡亂者顏佩韋馬傑沈揚楊念如周文元等亂已定忠賢乃  
安然自是緹騎不出國門矣昌期等先後下鎮撫獄昌期慷慨  
對簿詞氣不撓竟坐贓三千五毒備至辛丑晦斃於獄 五月  
戊申王恭廠災地中霹靂聲不絕火藥自焚煙塵障空白晝晦  
冥凡四五里死者甚眾 己酉以旱災敕羣臣修省 癸亥朝  
天宮災 毛文龍遣兵襲鞍山驛喪其卒千餘越數日又遣兵

日系卷三十一  
三十一  
襲撒爾河攻城南爲

大清守將所卻 六月丙子京師地震靈邱地震經月壓死人  
民無算 壬午河決廣武 辛卯之朝要典成刊布中外顧秉  
謙擬御製序冠其首極意詆諸黨人惡挺擊事以王之寀爲罪  
首紅丸之案以孫慎行爲罪首移官以楊漣左光斗爲罪首議  
開棺僇屍有解之者乃免 周順昌每被掠治必大罵魏忠賢  
許顯純椎落其齒自起問曰復能罵魏上公否順昌嚙血唾其  
面罵益厲遂於夜中潛斃之顯純又呵周宗建曰復能罵魏上  
公一丁不識乎黃尊素李應昇先後爲獄卒所害尊素年四十  
三應昇年甫三十四宗建死徵賊急所親福建副使蔣英代之  
輸亦坐削籍蘇州諸生朱祖文爲順昌納饋粥湯藥徵賊令急

奔走稱貸諸公間及順昌櫬歸哀慟發病死顏佩韋等論斬皆  
延頸就刃語寇愼曰公好官知我等好義非亂也及忠賢敗吳  
人感佩韋等義卽毛一鷺所建忠賢生祠址合葬之題曰五人  
之墓祖文先之孫也 閏月辛丑巡撫浙江僉都御史潘汝楨  
請建魏忠賢生祠許之 馮銓釋褐十三年登宰輔爲魏忠賢

所暱崔呈秀妬之孫尤霍維華亦以呈秀最得忠賢懽欲令入  
閣兵部郎中吳淳夫疏攻銓壬寅銓罷去杰等又慮王紹徽爲  
吏部不肯推呈秀御史袁鯨張文熙乃疏詆紹徽朋比鯨再疏  
列其鬻官穢狀紹徽亦落職由是羣小分途日相軋 壬子朱  
燮元以憂去偏沅巡撫閔夢得代之 京師大水江北山東旱  
蝗 袁崇煥旣解圍志漸驕與滿桂不協請移之他鎮乃召桂

日系卷五十一  
三  
僉書中軍府事令趙率教盡統關內外兵移鎮寧遠王之臣力  
言桂不可去而召命已下乃請用之關門崇煥又以為不可與  
之臣亦不協中朝慮僨事命之臣專督關內以關外屬崇煥畫  
關守崇煥恐廷臣忌己上言陛下以關內外分責二臣用遼人  
守遼土且守且戰且築且屯屯種所入可漸減海運大要堅壁  
清野以為體乘間擊瑕以為用戰雖不足守則有餘守既有餘  
戰無不足顧勇猛圖敵敵必讎奮迅立功眾必忌任勞則必召  
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則勞不著罪不大則功不成謗書盈  
篋毀言日至從古已然惟聖明與廷臣始終之帝優旨褒答未  
幾崇煥亦自悔請仍用之臣言帝可之命桂挂印移鎮關門兼  
統關外四路及燕河建昌諸軍賜尚方劍以重事權 秋七月

辛未朔日當食陰雲不見 初揚州知府劉鐸作詩書僧扇有  
陰霾國事非句偵者得之聞於魏忠賢倪文煥復構之遂逮治  
鐸雅善魏良卿事得解許還故官良卿從容問鐸曩錦衣往逮  
索金幾何曰三千良卿令錦衣還之錦衣怒日夜俟鐸隙言鐸  
繫獄時與囚方震儒同謀居閩辛巳再下鐸鎮撫獄會鐸家人  
有夜醮者參將張體乾誣鐸呪詛忠賢刑部尚書薛貞坐以大  
辟竟殺之 丙戌禮部侍郎施鳳來張瑞圖詹事李國楷俱禮  
部尚書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八月我

大清

太祖高皇帝晏駕袁崇煥遣使弔且以覘虛實我  
太宗文皇帝遣使報之崇煥欲議和以書附使者還報 先是

王城建議謂督臣移鎮貴陽有十便朝議從之閔夢得陳用兵  
機宜請自永寧始次普市摩泥赤水百五十里皆坦途赤水有  
城可屯兵進白巖層臺畢節大方僅二百餘里我既宿重兵諸  
番交通之路絕然後貴陽遵義軍剋期進賊必不能支疏未報  
夢得召還代以尙書張鶴鳴議遂寢 陝西流賊起由保寧犯  
廣元 周起元逮至京許顯純酷刑榜掠竟如李實疏懸坐贓  
十萬親故多爲之破家九月斃之獄吳士民及其鄉人無不垂  
涕者 庚寅顧秉謙致仕 壬辰皇極殿成 停刑 己亥魏  
良卿晉封肅寧侯 楊明輝奉制書至水西僅云招撫安位不  
赦安邦彥邦彥怒殺明輝撫議遂絕邦彥自號四裔大長老諸  
稱元帥者不可勝計 江北大水河南蝗 冬十月戊申進魏

忠賢爵上公魏良卿寧國公予誥券加賜莊田一千頃己酉以  
皇極殿成詔天下官匠雜流陞授者九百六十五人工部尙書  
崔呈秀加太子太保兼左都御史仍督大工母死不奔喪奪情  
視事 癸丑改修光宗實錄事關三案者皆以要典爲據 皇  
后張氏性嚴正數於帝前言客氏魏忠賢過失帝嘗過后宫后  
方讀書帝問何書對曰趙高傳也又嘗召客氏至欲繩以法以  
故客魏交恨會有張匿名榜於厚載門者列忠賢反狀并其黨  
七十餘人忠賢疑出后父太康伯國紀及被逐諸人手邵輔忠  
孫杰謀因此興大獄盡殺東林諸人而借國紀以搖中宮事成  
則立魏良卿女爲后草一疏募人上之諸人慮禍不敢應順天  
府承劉志選年老謂己必先忠賢死竟上之極論國紀謀占宮

婢韋氏矯中宮旨鬻獄諸罪而末言毋令人訾及丹山之穴藍田之種疏上事叵測帝伉儷情篤但令國紀自新而已后爲故司禮劉克敬所選忠賢遷怒克敬謫發鳳陽縊殺之 十一月庚寅予魏良卿鐵券編修陳仁錫當視草持不可羣小以威劫之毅然曰世自有視草者何必我不數日太倉生員孫文牙武進士顧同寅以作詩悼熊廷弼爲兵馬司緝獲門克新指爲妖言鍛鍊成獄詞連仁錫及文震孟罪將不測有密救者乃削仁錫震孟及庶吉士鄭鄴籍文牙同寅並棄市 袁崇煥偕劉應坤紀用趙率教巡歷錦州大小凌河議大興屯田漸復高第所棄舊土魏忠賢與應坤等並因是廢錦衣崇煥亦進所廢爲指揮僉事崇煥言遼左之壞雖人心不固亦緣失有形之險無以

固人心兵不利野戰祇有憑堅城用六礮一策今山海四城旣新當更修松山諸城班軍四萬人缺一不可帝報從之 十二月戊申南京地震 安邦彥帥眾二十萬寇雲南至馬龍後山去會城十五里總兵官遣景東土舍陶明卿帥兵伏路左賊分道并至官軍禦之賊拒戰勢甚銳明卿以象陳從左翼衝出橫擊賊乃潰追奔十餘里巡撫上功推明卿第一 毛士龍旣遣戍劉徽復撫邵輔忠前奏劾其納訪犯萬金魏忠賢卽矯旨逮治士龍知忠賢必殺己夜中踰牆遁其妾謂有司殺之被髮號泣於道有司無如之何士龍乃潛至家載妻子浮太湖會櫻復保護之竟免 銀定歹成等以三兒台吉之死挾憤圖報益糾河套土巴台吉等分道入掠副總兵官惟賢及鎮將徐永壽等

分道拒之獲首功百有六十 時內外大權一歸忠賢崔呈秀  
田吉吳淳夫李夔龍倪文煥主謀議號五虎田爾耕許顯純孫  
雲鶴楊寰崔應元主殺僂號五彪吏部尙書周應秋等號十狗  
又有十孩兒四十孫之號而爲呈秀輩門下者又不可數計自  
內閣六部至四方總督巡撫徧置死黨太監陶文奏築喜峰隘  
口成督師王之臣奏築山海城刑部奏大盜王之錦獄南京修  
孝陵工竣甘肅奏捷蕃育署丞張永祚獲盜並言忠賢區畫方  
畧忠賢又自奏三年緝捕功詔書褒獎半歲中所廕錦衣指揮  
使四人同知三人僉事一人授其姪希孟世襲錦衣同知甥傅  
之琮馮繼先都督僉事呈秀弟凝秀爲薊鎮副總兵其同類盡  
鎮薊遼山西宣大諸阨要地總兵梁柱朝楊國棟等歲時賂名

馬珍玩弗絕

七年春正月辛未振鳳陽饑 太監涂文輔總督太倉銀庫節  
慎庫崔文昇李明道提督漕運河道覈京師通州諸倉初戚臣  
李承恩者寧安大長公主子也家藏公主賜器魏忠賢誣以盜  
乘輿服御物論死文輔遂奪公主第爲公解署曰戶工總部騶  
從常數百人部郎以下皆庭參勢倖出羣閣上文昇亦以忠賢  
故復用并免李可灼成徐大化請起方從哲從哲不出 辛卯  
免權潼關咸陽商稅 二月壬戌修隆德殿 癸酉豐城侯李  
承祚請開采珠池銅礦不許 先是遼左用兵逃軍憚不敢歸  
伍相聚剽擄至是關中饑喬應甲爲陝西巡撫朱童蒙爲延綏  
巡撫皆貪黷不詰盜戊子白水王二鳩眾墨其面闖入澄城殺

知縣張斗耀是爲流寇之始 梁夢環馳疏極論張國紀罪且  
摘劉志選丹山藍田二語爲詰難冀以傾皇后李國槽言於魏  
忠賢曰君后猶父母也安有勸父構母者王體乾亦以危言沮  
之事乃止國紀放歸故郡 先是  
大清將征朝鮮并規勦毛文龍乃再遣使答袁崇煥而大興兵  
渡鴨綠江南討廷議以崇煥與王之臣不相能召之臣還罷經  
畧不設以關內外盡屬崇煥及劉應坤紀用並便宜從事崇煥  
銳意恢復乃乘

大軍之出遣將繕錦州中左大凌三城而再使使持書議和  
大清兵已入安州都司王三桂等赴援陳亡朝鮮節度使南以  
輿自焚死文龍及朝鮮同告急朝命崇煥發兵救援崇煥以水

師援文龍又遣左輔趙率教朱梅等九將將精卒九千先後逼  
三岔河爲牽制之勢三月

大清兵克義州分兵夜擣文龍於鐵山文龍敗遁還皮島兵死  
者千人朝鮮兵死者六萬焚糧百餘萬

大清進破郭山凌漢山城直抵中和游騎出入黃鳳之間平壤  
黃州不戰自潰朝鮮國王李倧及士民遷於江華以避難

大清遣使諭之倧納款

大清遂班師率教等皆無功而還 銀定賓兔矮木素班記刺

麻合土賣火力赤等由黑水河入官惟賢及西路副將陳洪範  
大破之斬首百八十餘級 山東牛產犢如麒麟巡撫李精白

圖象以聞黃立極票旨曰厥臣修德故仁獸至時中外上疏咸

稱魏忠賢爲廠臣立極等票旨亦然無敢名忠賢者 先是劉志選疏頌要典力詆王之案孫慎行楊漣左光斗而極譽劉廷元岳駿聲黃克纘徐景濂范濟世賈繼春及傅櫪陳九疇且云慷慨憂時力障狂瀾於旣倒者魏廣微也當還之揆席以繼五臣之盛事赤忠報國弼成巨典於不日者廠臣也當增入簡端以揚一德之休風又言之案宜正典刑慎行宜加遣戍魏忠賢大悅夏四月丁酉下之案鎮撫司獄坐贓八千瘐死獄中 緬甸侵孟良孟良就車里求救車里宣慰刀韞猛遣兵象萬餘赴之緬遂與兵攻車里韞猛不能支遁至思毛地緬追執之以去車里遂亡 袁崇煥之議和也中朝不及知及奏報優旨許之會朝鮮被兵言官謂和議所致崇煥言關外四城雖延袤二百

里北負山南阻海廣四十里爾今屯兵六萬商民數十萬地狹人稠安所得食錦州中左大凌三城修築必不可已業移商民廣開屯種倘城不完而敵至勢必撤還是棄垂成功也故乘敵有事東江姑以和之說緩之敵知則三城已完戰守尙在關門四百里外金湯益固矣帝優旨報聞 自潘汝楨始建魏忠賢生祠諸方效尤幾徧天下其尤甚者閩鳴泰總督薊遼保定建至七所劉詔爲巡撫倪文煥爲巡按建至四所宗室則楚王華奎外戚則武清侯李誠銘博平侯郭振明功臣則總督史永安巡撫袁崇煥等皆爲題請一祠之費多者數十萬少者數萬河南巡撫郭增光等毀民舍二千餘間創宮殿九楹儀如帝者延綏巡撫朱童蒙用琉璃瓦詔建祠薊州金像用冕旒督饗尙書

黃運泰迎忠賢像五拜三稽首稱九千歲請以游擊一人守祠  
凡疏詞掄揚一如頌聖稱以堯天帝德至聖至神或曰民心依  
歸卽天心向順而閣臣輒以駢語褒答中外若響應五月己巳  
監生陸萬齡言孔子作春秋誅少正卯而厥臣亦作要典誅東  
林黨人請建祠太學旁歲祀如孔子其無忌憚至此初汝楨上  
疏御史劉之待會稟遲一日湖廣建祠或言上梁文出洗馬賀  
逢聖手忠賢大喜詣逢聖逢聖曰誤借銜陋習耳或建於內城  
東街工部郎中葉憲祖竊歎曰此天子幸辟雍道也土偶能起  
立乎萬齡旣上疏具簿醮金請司業林鈺爲倡鈺援筆塗抹卽  
夕挂冠櫺星門徑歸並削籍而薊州參議胡士容以不具建祠  
文遵化副使耿如杞以入祠不拜皆下獄論死故天下風靡

趙率教駐錦州護版築朝命尤世祿代之又以左輔爲前鋒總  
兵官駐大凌河世祿未至輔未入大凌丙子

大清兵直抵錦州四面合圍率教偕輔及朱梅紀用嬰城固守  
而遣使議和欲緩師以待救使三返不決圍益急滿桂聞警遣  
兵救被圍策籬山桂與世祿赴之大戰相當遂入寧遠城與袁  
崇煥爲守禦計崇煥以寧遠兵不可動選精騎四千以世祿及  
祖大壽將之將繞出

大軍後決戰別遣水師東出相牽制且請發薊鎮宣大兵東護  
關門朝廷已命桂移前屯三屯總兵官孫祖壽移山海關宣府  
總兵官黑雲龍移一片石閩鳴泰移鎮關城又發昌平天津保  
定兵馳赴上關檄山西河南山東守臣整兵聽調癸巳

大清兵分攻寧遠崇煥與劉應坤副使畢自肅督將士登陴守  
列營濠內用礮距擊而桂世祿大壽大戰城外士多死桂身被  
數矢

大軍亦旋引去益兵攻錦州以溽暑不能克城中發大礮士卒  
多損傷六月庚子圍解毀大小凌河二城而還時稱寧錦大捷  
桂率教功爲多魏忠賢使其黨論崇煥不救錦州爲暮氣崇煥  
遂乞休 秋七月乙丑朔帝不豫 丙寅罷袁崇煥以王之臣  
代爲督師兼遼東巡撫駐寧遠 己卯封魏忠賢從孫鵬翼爲  
安平伯敘寧錦功也文武增秩賜蔭者數百人袁崇煥止增一  
秩初霍維華由忠賢至尙書所親爲近侍宮禁事皆與知因進  
仙方靈露飲帝甚甘之及得疾體腫忠賢以咎維華維華懼且

慮後患欲先自貳於忠賢乃力辭寧錦恩蔭乞以讓崇煥忠賢  
覺其意降旨頗厲 壬戌戌孫慎行於寧夏會櫻緩其行 丁

亥海賊寇廣東 浙江大水 八月丙申加魏良卿太師魏鵬  
翼少師 戊戌中極建極二殿成 乙巳召見閣部科道諸臣

於乾清宮諭以魏忠賢王體乾忠貞可計大事再論三殿功封  
忠賢從子良棟爲東安侯 甲寅帝大漸乙卯崩於乾清宮年  
二十三遺詔以皇第五弟信王由檢嗣皇帝位廷臣入臨內使  
十餘人傳呼崔尙書甚急呈秀入見魏忠賢密謀久之語祕不

得聞或言忠賢欲篡位呈秀以時未可止之也信王入居宮中  
素稔忠賢惡深自儆備丁巳卽皇帝位大赦天下 致仕大學  
士葉向高卒年六十九贈太師諡文忠 江西巡撫楊邦憲請

建魏忠賢生祠毀周程三賢祠并鬻先賢澹臺滅明祠曳其像  
碎之比疏至帝且閱且笑忠賢覺帝意具疏僞辭帝卽報允揚  
州生祠方上梁而哀詔至既哭臨巡鹽御史許其孝等釋縲易  
吉相率往拜見者咋舌 九月甲申追諡生母賢妃劉氏曰孝  
純皇太后遷葬慶陵尋封太后弟效祖新樂伯母徐氏瀛國太  
夫人 丁亥停刑 庚寅册妃周氏爲皇后 蒙古炒花諸部  
離散王之臣等多收置之麾下帝詔之臣毋蹈袁應泰王化貞  
故轍並責滿桂阿之臣意桂遂請病乞休不許 冬十月甲午  
朔享太廟 癸丑南京地震 先是羣小知魏忠賢必敗內相  
攜副都御史楊所修首請允崔呈秀守制御史楊維垣繼之賈  
繼春方督學南畿馳疏劾呈秀及尙書田吉順天巡撫單明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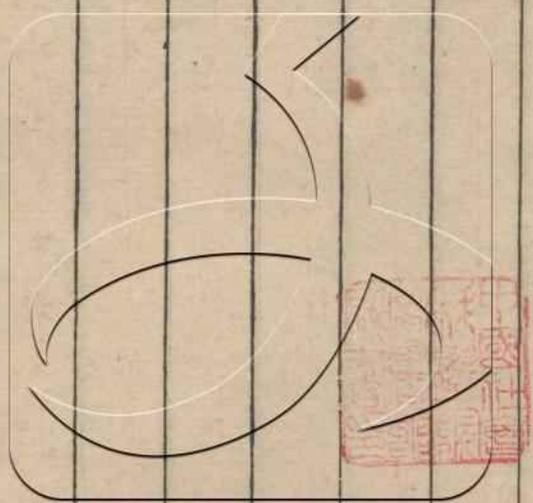
副都御史李夔龍呈秀乞罷帝猶慰留章三上温諭令乘傳歸  
山陰監生胡煥猷劾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槽等身居揆  
席漫無王持甚至顧命之重臣斃於詔獄五等之爵上公之尊  
加於闔寺而生祠碑頌靡所不至律以逢奸之罪夫復何辭帝  
除煥猷名下之吏立極等內不自安各上疏求罷帝猶優詔報  
之帝一日問左右立枷何爲王體乾對曰以罪巨奸大慙耳帝  
愀然曰雖如此終可憫忠賢爲縮頸主事陸澄原錢元愨交章  
論忠賢帝猶未發於是嘉興貢生錢嘉徵劾忠賢十大罪一並  
帝二蔑后三弄兵四無二祖列宗五剋削藩封六無聖七濫爵  
八掩邊功九賧民十通關節疏上帝召忠賢使內侍讀之忠賢  
大懼急以重寶啗信邸太監徐應元求解應元故忠賢博徒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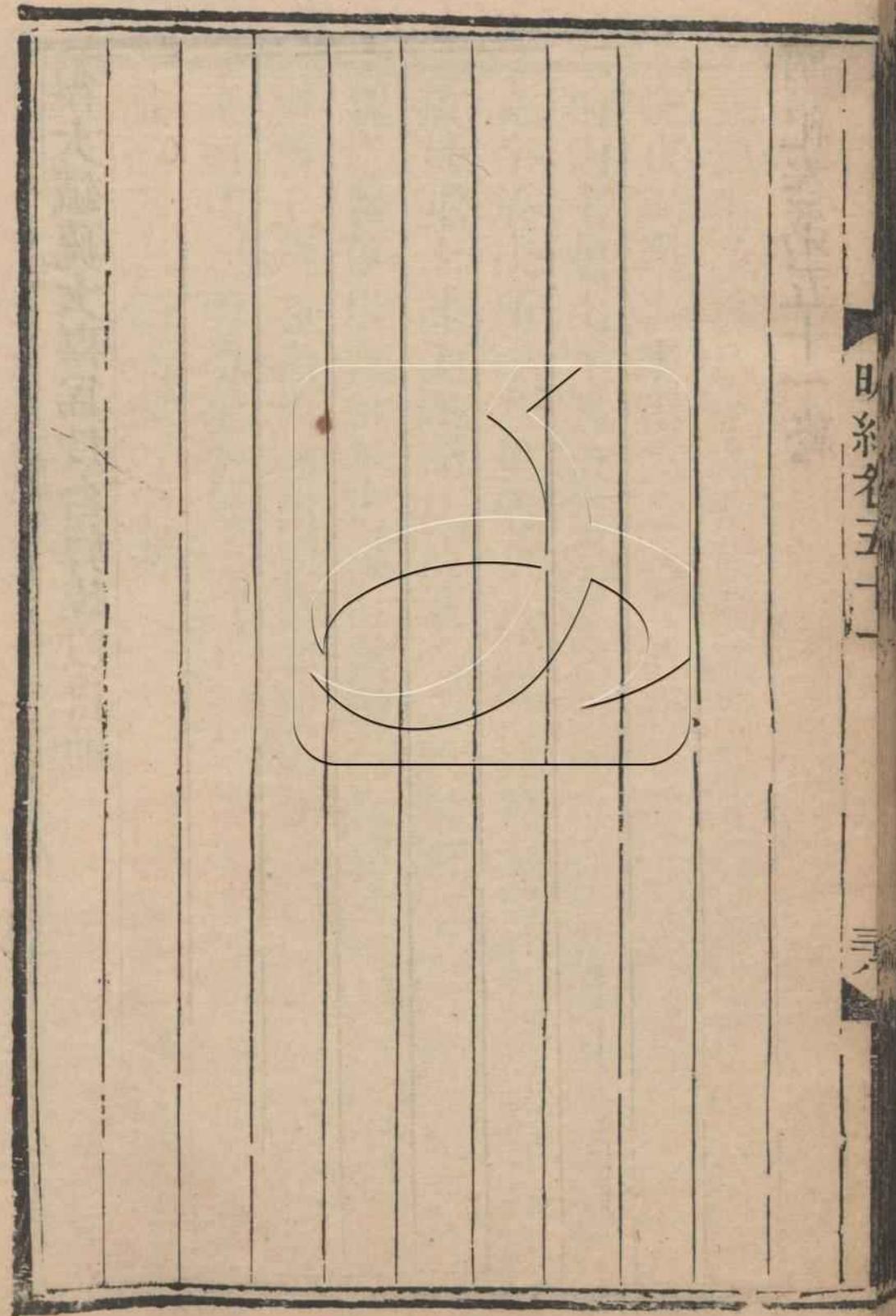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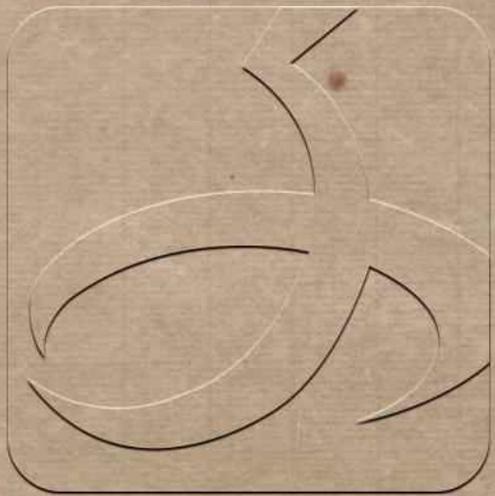
帝知之斥應元十一月甲子安置忠賢於鳳陽 戊辰撤各邊  
鎮守內臣崔文昇等並召回 魏忠賢既行尋命逮治己巳忠  
賢行至阜城聞之與李朝欽偕縊死崔呈秀自知不免列姬妾  
羅諸奇異珍寶呼酒痛飲盡一卮卽擲壞之飲已自縊 癸酉  
免天啟時逮死諸臣贓釋其家屬 詔曰廠衛深文附會鍛鍊  
朕深痛焉其赦耿如杞予復原官胡士容等改擬於是如杞上  
疏言臣自入鎮撫司五毒並施縛赴市曹者日有聞矣幸陛下  
赦臣以不死驚魂麤定乞放臣還家養疾帝不許立擢如杞右  
僉都御史巡撫山西 癸巳黃立極致仕 上林苑典簿樊維  
城言高皇帝定律人臣非有大功朦朧奏請封爵者所司及受  
封之人俱斬今魏良卿良棟鵬翼白丁乳臭兒並叨封爵當按

律誅忠賢所積財半盜內帑籍還太府可裕九邊數歲之饑因  
請褻卹楊漣萬燦等一十四人召還賀逢聖文震孟孫必顯等  
三十二人亟正張體乾許顯純楊寰等罪已又言崔呈秀雖死  
宜剖棺戮屍五虎五彪之徒乃或賜馳驛或僅令還鄉何以服  
人心昭國典末斥給事中陳爾翼請緝東林遺孽之非乞釋御  
史方震孺罪帝並采納之維城玉衛之子也 帝以施鳳來張  
瑞圖李國楷皆魏忠賢所用不足倚十二月詔廷臣推舉列十  
人以上帝倣古枚卜典貯名金甌焚香肅拜以次探之首得前  
南京吏部侍郎錢龍錫次禮部侍郎李標尙書來宗道吏部侍郎  
楊景辰鳳來等以天下多故請益一二人復得前禮部侍郎  
周道登少詹事劉鴻訓並拜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時惟宗道景辰在朝龍錫家居遣行人召之鴻訓三辭不允  
魏良卿及客氏子都督侯國興客光先等並伏誅笞殺客氏於  
浣衣局籍客家得宮女八人蓋將效呂不韋所爲人尤疾之  
前尚書趙南星遇赦當還魏忠賢黨牟志夔爲巡撫故遲遣之  
竟卒於戍所李若星張愼言並得還朝士爲毛士龍稱冤詔盡  
赦其罪士龍詣闕謝且陳被陷之故帝憐之命復官致仕時  
魏忠賢旣敗霍維華楊維垣賈繼春等彌縫百方力扼正人維  
垣首上疏並指東林崔魏爲邪黨會阮大鍼自家函兩疏馳示  
維垣其一專劾崔魏其一以七年合算爲言謂天啟四年以後  
亂政者忠賢而翼以呈秀四年以前亂政者王安而翼以東林  
傳語維垣若時局大變上劾崔魏疏脫未定則上合算疏維垣

得大鍼疏大喜爲投合算疏以自助





明  
系  
名  
五  
十



